05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楔子
- 第2节：当你越走越远(1)
- 第3节：当你越走越远(2)
- 第4节：当你越走越远(3)
- 第5节：当你越走越远(4)
- 第6节：当你越走越远(5)
- 第7节：当你越走越远(6)
- 第8节：当你越走越远(7)
- 第9节：当你越走越远(8)
- 第10节：当你越走越远(9)
- 第11节：当你越走越远(10)
- 第12节：当你越走越远(11)
- 第13节：当你越走越远(12)
- 第14节：当你越走越远(13)
- 第15节：当你越走越远(14)
- 第16节：当你越走越远(15)
- 第17节：当你越走越远(16)
- 第18节：当你越走越远(17)
- 第19节：当你越走越远(18)
- 第20节：当你越走越远(19)
- 第21节：当你越走越远(20)
- 第22节：当你越走越远(21)
- 第23节：当你越走越远(22)
- 第24节：当你越走越远(23)
- 第25节：当你越走越远(24)
- 第26节：当你越走越远(25)
- 第27节：当你越走越远(26)
- 第28节：当你越走越远(27)
- 第29节：当你越走越远(28)
- 第30节：当你越走越远(29)

- 第31节：当你越走越远(30)
- 第32节：当你越走越远(31)
- 第33节：当你越走越远(32)
- 第34节：当你越走越远(33)
- 第35节：当你越走越远(34)
- 第36节：当你越走越远(35)
- 第37节：当你越走越远(36)

第1节：楔子

楔子

四万公里，从南极至北极，人类无法徒步丈量，却有一种叫北极海鸥的候鸟，每年迁徙都要辗转飞越这么遥远的距离。

不论季节如何变换，它几乎都在飞翔的途中，南来北往，一生耗成一枝离弦之箭。不论狂风暴雨，它都从来不会迷失方向，一南一北，起点抑或终点，是没有分别的旅途。伸开翅膀，循着磁场无形的导航，在距离地面几千米孤独的气流里飞翔。这是一场宿命的流浪。

她知道，他就是她的磁场。走得太远，离开太久，那么，从现在启程，跟随那道坚定的磁力线，回到他踏实宽厚、义无反顾的胸膛。

上部 在你留给我的天空

You give me the sky

那么，还是忘了你曾经留给我些什么吧。当眼泪无法安慰天长地久，当命运的大幕已经拉开，而你我敷座，安静地看着银屏上苍白而又菲薄的流年。为什么不把微笑当作做别，为什么不能只记得薄夏清晨不期然的相遇？为什么要惋惜？你一生最精致的岁月里有我，而我最璀璨的青春里，总留着两片为你绽开的莲瓣。

天空是你留给我的，让我飞翔的地方。

就够了。

第2节：当你越走越远(1)

VOL.1

雾是傍晚时候起来的。坐在咖啡馆落地窗前，看着一层纱慢慢地越笼越厚。路灯在同一时刻亮起，先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微跳着，晕成暖黄色的光圈。

面前的桌上摊着白纸，冒着热气的咖啡放在手一伸就能够着的地方。看来今天一下午又荒废了。秦瑟瑟笑着摇摇头，把纸归拢归拢收回包里去。

秦瑟瑟的职业就是写字。省内发行量颇大的一家晚报每逢周末"妇女生活"那版上有她的专栏，她和几个别的女性作者一起写些小资味十足的伤春悲秋的文章，一周一期，再加上几家杂志的约稿，偶尔还能出本小书，收入虽不算十分高，但也足够她过上自己满意的生活。自从发现这家咖啡馆以后，这张窗口的桌子就成了她的专座，下午在这儿坐一会儿写点东西成了习惯。她喜欢这里的咖啡，也喜欢老板放的音乐，更喜欢窗外那条小路两旁似曾相识的香樟树。

坐在这里看出去，和她坐在秦园自己房间窗口看出去的风景很相似，甚至路口也有一盏样式古旧的路灯。

拎着包站起来，挥挥手跟站在柜台后头的老板打个招呼。她是熟客，半个月汇总买一次单。老板喊住她，递过来一样东西，重重的，用块布包着，打开来看是块平滑的红色石头，比手机厚一点。"我在南迦巴瓦峰底下捡到的，送给你做镇纸。"

真是一份沉甸甸的幸福！秦瑟瑟笑着告别这个皮肤黑黑的大男孩，推开咖啡馆的玻璃门，向外走去。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她买了一套单身公寓，三四十个平方，挑高五米，装修的时候颇费了番心思，凡是去过的人都说好。路过菜场拐进去买了把秋天的小菠菜，冰箱里有昨天熬好的鸡汤，鸡丝菠菜面，想想就觉得不错。

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石头镇纸放到书桌上，端详了一会儿，真不错。然后择菜、洗菜、下面。刚把面盛到碗里，门铃响了。

世事就是这么玄妙，秦瑟瑟这两年来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法，沈天宁几乎每次来都能赶上她的饭辙。反正也不算太饿，秦瑟瑟懒得再下面，捧着碗鸡汤喝，看着沈天宁三口两口把一大碗鸡丝菠菜面吃得精光，完了吧唧吧唧嘴："还有没有？再来点儿。"面没有了，撕两个鸡腿给他。淡淡的没加盐，蘸着酱油又吃下去，他老人家这才摸摸肚子："饱了，嘿嘿，饱了。"

他是个警察，据说是刑警，忙起来很长时间不照面，闲起来天天过来蹭饭。秦瑟瑟一边洗碗一边问他："你们社会主义的人民公仆都没有工资的吗？"沈天宁嘿嘿笑着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摸瓶酸奶："吸管在哪儿？嗨！那点儿工资不都攒着娶老婆用嘛。"

"你这样的有人愿意嫁才怪！"厨房一丁点儿小，转转身子就碰到一起，秦瑟瑟端着碗用胳臂肘顶顶他，"让开点儿。"沈天宁举起双手做投降状贴在冰箱上，让秦瑟瑟走过去把碗放进消毒柜。她就在他面前弯下腰，背后的曲线比平时更旖旎。他用力吸一口酸奶："兄弟我不要太抢手！"

沈天宁说笑着走到客厅里窝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不知道哪个电视台放的长篇武侠连续剧，秦瑟瑟几乎不看电视，沈天宁倒是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再点评上两句。秦瑟瑟不理他，自己走到书桌边打开电脑打算把明天要交的稿子再看一遍。电视声音开得太大，耳边全是刀剑劈砍的嗖嗖声，她把耳机拿出来戴在耳朵上。音乐是咖啡馆老板他们在蒙古旅游的时候自己录制的，当地牧民唱的长调，只用马头琴伴奏，录制效果并不太好，感觉却十分悠远，音乐间隙里还能听到风声。

两首歌没听完，背后就响起低低的鼾声。沈天宁又睡着了。秦瑟瑟上楼从柜子里拿条薄被给他盖上，把电视和厅里的灯关掉。

忍不住又看了他一眼。

沈天宁睁开眼的时候乐呵呵的，睡着了却总是皱着眉，两道黑黑的眉毛拧在一起，嘴唇也抿着，像是在生谁的气。跟初相遇的时候比起来，他瘦了很多。秦瑟瑟看着他，情不自禁伸出手去，把被子又掖了掖。

沈天宁是这儿的常客，忙到半夜秦瑟瑟自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已经走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沙发上，上头放着两颗椰子糖。

在QQ上跟编辑聊了两句，把稿子发过去，秦瑟瑟穿好衣服拎起包出门。下楼看到邮差叔叔在信箱前分信和报纸，正好有信往她家信箱里塞。秦瑟瑟接过来大致看看往包里一放，除了账单，就是报社转过来的几封读者来信。

第3节：当你越走越远(2)

今天要去的是秦瑟瑟十分感激的南先生家。南先生是个古董收藏家，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过她，这些年来秦瑟瑟一直都很感激他。前两天南先生打电话说想办个民间收藏展，要借她的几件东西展览，秦瑟瑟自然满口答应，今天就是要和南先生一起到展览会上去参观。

展览会租用了博物馆的一间小厅，人不多，却雅致。暮秋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展柜上，斜斜的一道光线。秦瑟瑟提供的几件展品放在十分显眼的地方，这些是她外婆留下来的古董首饰，都是当年外公送给外婆的礼物，还有外婆出嫁时候的陪嫁。

其实秦瑟瑟并不太想来看这个展览，这些首饰会让她想起以前的事，所以她才把它们都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如果南先生不提起，她宁愿让它们全都安静地躺在那里。

看完展览陪着南先生吃午餐。老先生每回都这么热情，又暗示着自己有个男学生很不错，年纪轻轻的，长相、事业、人品都很好等等。秦瑟瑟久经这种阵势，巧妙地拒绝了。

吃完饭直接到咖啡馆去，惯常坐的位子是空着的。坐下来抿一口咖啡，把信拿出来慢慢地看。先看信用卡账单。信用卡这个玩艺儿不适合她这种没有自制力的人，每回都是到了看账单的时候才开始后悔自己买了一大堆不该买的东西，还好这个月没有超出预算。读者来信七八封的样子，包在一个大牛皮信封里。倒出来扒拉着看，被一封信封面上刚劲的钢笔字吸引，秦瑟瑟研究了一会儿，想不到自己的读者里还有书法家，同样都是方块字，不同的人写出来差距那叫一个大。

撕开封皮刚看一眼，秦瑟瑟就愣住了。

她的笔名是"茵茵"，而这封信开头的称呼，是她的本名"瑟瑟"。

秦瑟瑟觉得有些气短，她想她猜出了这是谁写的，她认识的人里能写这么好看的字的不多。慌乱地把信纸团在一起死死攥在手心，信封却还在桌子正中间盯着她，上头三个浓重的大字，"茵茵收"。

这上头的"茵茵"不是她，她知道。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另一个女人，不知道他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平复了一下情绪，秦瑟瑟把纸团又展开铺在桌上。信很短，除了开头的寒暄，就是告诉她一个消息：她的妈妈秦弦已经病危，希望她能赶回老家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病危?

秦瑟瑟捂住脸，泪水从指缝中落到桌子上。

美丽坚强的秦弦病危？她永远记得离开的时候她自己告诉自己，走了就永远也不回去。

有人轻拍她的肩递过来一条雪白的湿毛巾，秦瑟瑟接过来按在脸上。

终于又有一个人要离开她！都走了，都走吧！世界早已经坍塌，所有残砖碎瓦都压在她身上。

第4节：当你越走越远(3)

好心的老板要送她回家，秦瑟瑟谢绝了。走出咖啡馆，冷风往脸上一吹，又痒又痛。走过香樟树，有树叶落下来，秦瑟瑟蹲下身子拾起一片放在鼻间闻，有淡淡的樟脑味。

把树叶放进口袋里的时候摸到了沈天宁早上留下的椰子糖，剥一颗放进嘴里，很甜。

VOL.2

妈妈并不是病危。

秦瑟瑟第二天就赶回了家。这座江南小城离她现在生活的城市并不远，两个多小时车程。走的时候给沈天宁发了条短信，他大概在忙着，没有回。

按照他--杜审言--来信上留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过去，约见之后秦瑟瑟才知道，妈妈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杜审言无意间看了那个收藏展，认出外婆的首饰，去打听的时候人家只告诉他这些藏品是某报一个叫茵茵的女作者的私藏。听到这个笔名杜审言就猜出是离家多年的秦瑟瑟，她外婆的名字就叫碧茵。

从来不抽烟也从来都拒绝抽二手烟的秦弦居然死于肺癌，她没有立遗嘱，把秦家所有的财产，包括外公留下来的遗作、银行里不菲的存款和占地将近一亩的秦园都留给了她唯一的女儿。

很奇怪，秦瑟瑟在知道妈妈病危的消息以后哭到不能自己，却在知道她的死讯后很平静地接受了现实。也许她内心深处也知道，只有死亡才能换得妈妈内心永恒的安宁。不过一段八年前的往事就已经让秦瑟瑟痛苦挣扎，压在妈妈身上的那些陈年旧事又会有多沉重？可是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她来解脱呢？又要怎么解脱呢？

这些天来杜审言一直陪在秦瑟瑟身边，好几次提出来要谈谈，她都找理由避开了。或许出于良心上的不安，或许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他都觉得欠她很多，她能感觉得出来。可她缺的并不是一个血缘上的

父亲。自从知道他才是自己的生父后，秦瑟瑟就常常躲在暗处观察他，从他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不可否认她继承了他浓密的眉毛、挺直的鼻梁和敏感倔犟的脾气。可她始终对他有一种很强的疏离感，如果有可能，她宁愿他从来就没有和秦家有过任何交集，宁愿世界上并没有她。

颇直接地把杜审言请出秦园，秦瑟瑟用力关上黑漆大门，靠在门上看着一园荒疏，重重地喘息。从现在起，这座寂寞的花园里，终于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秦瑟瑟从小在这里长大，现在却像是站在别人的家里，每走一步都觉得陌生。客厅里一桌一椅都没动过地方，楼上每间房间里的摆设也都跟她离开时一样，可她怎么觉得都变了?

昨天杜审言带着她到秦弦的墓地去拜祭。所有死去的秦家人都葬在一起，外公、外婆、舅舅、妈妈。四座坟茔样式一样，新旧程度不同。秦瑟瑟蹲在妈妈的坟前，看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妈妈在笑，这是一张她很年轻时候的照片，秦瑟瑟的记忆里，妈妈很难得有这么开心的时刻。

第5节：当你越走越远(4)

杜审言远远站着，让她一个人哀悼自己的亲人。秦瑟瑟站在外婆的坟前，不用回头，也能感觉到他看向自己的视线。

晚上沈天宁打电话来，说人已经到了小城。秦瑟瑟"啊"了一声，然后门铃响，跑过去刚把门开了一条缝，沈天宁呲着白牙的笑脸就挤了进来。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秦瑟瑟吃惊地看他。沈天宁晃晃脑袋："这费什么事？你的事我想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也不看兄弟是吃哪行饭的！"

秦瑟瑟捶他一拳："你调查我？"

"什么调查，多难听！就发条短信说家里有事然后几天没消息，我能不着急吗？这不赶着来关心一下革命同志，你还不领情！"

秦瑟瑟笑："我是不是还要谢谢警察叔叔？"

沈天宁知道这几天的事情以后哇哇大叫："那你岂不成了富婆？"

"什么富婆，也没多少钱。"

"光这座花园得值多少钱？乖乖，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咱们不是一个阶级了，以后兄弟就跟着你混了啊！"

"去你的！"秦瑟瑟笑道，"什么什么就富婆啊？一点儿存款而已，这个花园又不值钱。"

"怎么会不值钱？这么大！"

"光大有什么用，这园子也就是大而已，其实想卖也卖不掉的。"

"为什么？我看挺好的，这么好看！"

"你不知道，附近的邻居都晓得，这是座凶宅。"秦瑟瑟说得煞有介事。沈天宁皱眉："凶宅？什么意思？"

秦瑟瑟抓抓双手做个鬼脸："发挥一下你刑警的想像力。凶宅，你说应该是什么意思？"

沈天宁夸张地向后一跳做怕怕状："别……别说了……我……我好怕……"

晚上安排沈天宁睡在客房。秦瑟瑟住在自己的房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干脆披上外衣走到窗边。秦园路本来就是条小马路，楼房又在院子深处，这里安静得让秦瑟瑟不太习惯。本来有点儿害怕，想着有沈天宁睡在隔壁，心里才安稳一点儿。很久没人住，院子里路灯都坏了。秦瑟瑟突然很想看看齐烈当年住过的地方。她推开屋门，轻手轻脚走到三楼走廊西头的落地窗边。

窗子关得死紧，窗框上还横横竖竖钉着钢条。从钢条缝里拔开插销推开窗，秦瑟瑟看见了月光下院子西南角那三间红砖房。

一双手臂猛地从后头搂住她，秦瑟瑟吓得大叫。沈天宁用力拥了拥她才松开："半夜三更不睡觉，站在这儿看什么？"

秦瑟瑟没好气地瞪他："看鬼！"

沈天宁伸伸头："鬼呢？在哪儿？我也开开眼！"

秦瑟瑟笑道："你不是问这座房子为什么是凶宅吗？"

"嗯。"

她把窗户推得更开："我告诉你，曾经有个人从你现在站着的这个窗口跳下去，就摔死在一楼水泥地上。"

第6节：当你越走越远(5)

"鬼扯吧你就！"沈天宁呲着一嘴大白牙，朝着窗子做个猛虎前扑势："兄弟们慢走，等着我，我来了！"

秦瑟瑟看着他的动作，左边的眉毛飞快一挑，唇边笑意退去："别疯了，快睡去吧，看你还光着脚。"

沈天宁抓抓头："我这不是听见点儿动静，以为半夜能有个艳遇什么的，这才……嘿嘿……"

"想什么好事呢！警察叔叔就这种觉悟？"秦瑟瑟关好窗户准备回房。沈天宁握住她胳臂："瑟瑟。"

"还有什么事？"

"你要是睡不着，我陪你说说话。"

秦瑟瑟把他推回房间里："你睡你的，别把我们崇高伟大的警察叔叔冻出个三长两短来，我可就成了民族罪人了！"

门几乎要合上了，沈天宁又用力拉开："我说秦瑟瑟，你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真有人从窗户上跳下去？"

秦瑟瑟眯眯眼睛："我骗你的。"

房产证要等一周以后才能拿到，秦瑟瑟只好留下来等。沈天宁没工夫多耽误，第二天下午回去了。送走他，秦瑟瑟站在小楼门廊向红砖房看了很久，才鼓足勇气走过去。

最美丽的回忆和最惨痛的回忆都发生在这里，这三间红砖房里。

门上有锁，窗户上蒙了厚厚一层灰，瑟瑟往屋里张望。

有个齐耳短发的女孩笑吟吟地站在最东头一间屋子的窗下，看着面前站在画架后头神情严肃的少年。他的眼睛在她和画布之间游移，左颊上有不知什么时候蹭上去的一小块蓝色。闭起眼睛闻一闻，似乎还能闻到屋里油彩的味道，和他身上清新的气息。

可是睁开眼，秦瑟瑟只在窗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已经烫起来的头发，和已经模糊了的双眼。

时间就是这样缓慢地、一点一点地，带走了很多，改变了更多。

VOL.3

拿到房产证，想了想，秦瑟瑟还是给杜审言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要回去了。寒暄几句，杜审言期期艾艾地表示自己早就想办个画廊，不知道秦瑟瑟是否有意把秦园租给他。秦瑟瑟笑了笑，对他说，再见了杜叔叔。

离开之前秦瑟瑟再次去了墓园。她带了一些外婆的遗物，是从她首饰匣底层发现的两封信。一封信上抄了一首傅玄的《短歌行》："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昔君与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与我，两心相结，何意今日，忽然两绝。"另一封信中整张信纸写满了相同的两个字，碧茵碧茵碧茵碧茵……

秦瑟瑟把两封信在外婆坟前烧了，她看着最后一点红烬变成黑色，一阵风吹过，满天飞舞。

同样的风在外婆去世那天夜里吹起了她披散的花白头发。秦瑟瑟并没有骗沈天宁，虽然年纪小，可是她记得很清楚。外婆穿着一件丝制的曳地睡衣，长长的头发直垂到股际，在秦园三楼灯光并不明亮的走廊里奔跑着，影子一重一重长长地在两边墙壁和地板上摇摆。那天晚上风很大，外婆跑到走廊尽头窗口的时候睡衣和长发被风吹起来，白色的大鸟一般翻飞出去。

第7节：当你越走越远(6)

回去时坐的火车，快到地方给沈天宁打了个电话。他说话声音压得很低，说是在开会。收线以后秦瑟瑟也没太放在心上，谁成想刚走出火车站就接到沈兄的电话说马上到。站在约好的地方，秦瑟瑟哭笑不得地看着一辆黑色轿车拉着警报呼啸而来，急刹车停在自己面前。

沈天宁没下车，伸胳臂打开车门："快上来。"周围的人都在盯着秦瑟瑟看，她脸又烫又红，飞快钻进车里用力关上门。沈天宁戴着墨镜笑眯眯地边看她边踩油门："这待遇够高的吧？一般A级通缉犯才有资格坐我的车。"秦瑟瑟没好气地捶他一拳，把包扔到后排座位上去。

已经是午饭时间，两个人直接吃了饭再回到秦瑟瑟的家，沈天宁没上楼，坐在车上跟她告别："累了吧？下午好好歇歇。晚上我想吃糖醋带鱼。"

秦瑟瑟还没答应，他挤挤眼一溜烟儿走了。

其实也不累，把东西放回家，坐了坐，秦瑟瑟又到咖啡馆去写字。毕竟这是吃饭的家伙，不敢耽误太久。已经在电话里跟编辑交流过最近几期的选题，女人和旗袍。已经写滥的题材，叫她怎么写出新意来?

还是坐在老位子上。今天老板不在，又出去旅游了，伙计也都很熟，不用点，直接端来了秦瑟瑟要的饮品。她是那种极端恋旧的人，自从知道这间咖啡馆，自从每天来写字，点过的饮品几乎从没有变过。

抿一口咖啡，握着笔在白纸上写下"旗袍"两个字。

在大多数的同龄人还是个拖鼻涕的小丫头的时候，秦瑟瑟就已经接触过真正的旗袍了。每年总有一两回，天气晴好的时候，外婆和妈妈从阁楼上翻出两个旧箱子，拿出里头的衣服来晒。秦园二楼平台的晾衣绳上挂了几十件这种长长的衣服，各种颜色各种面料，长袖的、

短袖的、无袖的，外婆摩挲着，笑叹："我年轻的时候腰还是很细的，现在一件也套不上去了。"

秦瑟瑟在旗袍丛林里钻来钻去，两只小手背在身后，一件件旗袍从她的小脸蛋边上抚过去。有时候一件正好顶在头顶上，她就调皮地仰着头，让它一点一点滑过去落在身后。她喜欢那种花红柳绿的颜色，有几件还用金银线绣着花，喜气洋洋。外婆最喜欢一件白色的旗袍，上头是手绘的几竿竹子。外婆老是说这件衣服她只穿过一次，舍不得穿，这是外公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

秦瑟瑟突然想起来这回在秦园里并没有发现这两箱旗袍，她能猜到它们的下落。只是回忆起晒旗袍时那种萦绕着樟脑香味的温暖感觉，又向窗外看了一眼，看看那两排跟秦园里一样的香樟树。

写得不顺，还是写了不少，抬起头来天已经全黑了。她拍拍脸，回一趟家，就总是会想起以前的事。

第8节：当你越走越远(7)

手机的铃声吓了她一跳，沈天宁问她有没有烧好饭，秦瑟瑟这才想起来早把带鱼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支支吾吾两声，沈天宁摇头长叹："我就知道！快出来吧，等你半天了。"

扭头往外一看，香樟树下停着他那辆黑车。

走过去，离得还有一段距离沈天宁就下车来接过她的大包，往肩上一搭，怪腔怪调地埋怨她，满脸的笑容，像极了晾晒旗袍时晴好的、能够驱走一切腐坏变质的阳光。

有股暖意从心底涌上来，秦瑟瑟觉得鼻子有点儿酸。

等得太久了，不管是他还是她。一个男人在身边沉浮几年，就算她是瞎子也能感觉到他的心。秦瑟瑟突然发现，如果从明天开始没有了沈天宁，她几乎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失去外婆的她有齐烈来拯救，失去齐烈的她有沈天宁来拯救，可是失去沈天宁，老天爷还会再一次怜悯她，再一次拯救她吗?

她不知道。

沈天宁拉开副驾驶座的门，手挡在门框上看着秦瑟瑟："快点儿啊，肚子饿瘪了！"

秦瑟瑟走到沈天宁身边，第一次主动握住他的手。他下意识地一挺身，狐疑又有点儿羞涩地想往回抽手，终于忍住："瑟瑟，你……"

秦瑟瑟低着头，侧走一步，从后面搂住沈天宁的腰："天宁，你……你还喜不喜欢我？"

沈天宁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反身就狠狠抱住秦瑟瑟。

以前不是没抱过她。初遇时秦瑟瑟是刚从外地来的十八岁女孩，租房子住，病着，没烟没火独自在床上躺了几天。沈天宁从公安大学毕业分配在派出所实习，跟着老片警到租住户家里摸情况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病歪歪的女孩。他亲自从六楼把她抱进派出所的小面包车，她迷迷糊糊的，一边哼唧一边咕哝，听不清，仿佛在喊妈妈。把她放在

座位上想下车，衣角被拉住，回过头去，看见她迷迷蒙蒙地睁开了眼睛："别走，别丢下我一个人……"

就这一句话，沈天宁心甘情愿围着秦瑟瑟转了好几年，从初出校园的年少警官，变成了现在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想打破两个人这种不尴不尬的局面，取得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可每回秦瑟瑟都在最后关头成功地把话题岔开。一来二去磨光了勇气，沈天宁在自己那帮哥们面前提都不敢提秦瑟瑟这三个字。要是被人家知道自己赖在一个女孩身边足足八年时间连个一垒也没攻上，那这一世英名，就付之滚滚的东流水了。

现在她在自己的怀抱里，虽然冰冷，却是活生生的。

"瑟瑟，瑟瑟……"

沈天宁个头一米八多，她刚过一米六，头正埋在他肩窝处，像只小猫一样蹭了两蹭。他脸颊贴着她，用力在她的头发上亲了一下。属于她的香味太迷离，秋夜，在路灯边青碧惨黄的香樟树下，让他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

第9节：当你越走越远(8)

咔嚓一声响，白光闪过。沈天宁先回过神来抬起头，背着个登山包笑得灿烂的咖啡馆老板手里握着相机朝他挥挥："老兄终于得手了，恭喜你啊！"

秦瑟瑟一腔悲戚被他这句话冲得无影无踪，连忙推开沈天宁抹抹脸扑哧一声笑出来。咖啡馆老板把相机收回包里："洗出来送你们一张，我的水平，绝对摄影家级的。"沈天宁点头如捣蒜："最好放大，大一点儿，再配个框。"

笑着告别坐进车里，沈天宁笑眯眯看着秦瑟瑟半天不发动，秦瑟瑟瞅他："怎么不走？"

"我怕我现在开车会撞到安全岛上去。"沈天宁仰天一声长叹，拉住她的手，"好险哪！"

秦瑟瑟又笑："还没撞呢，险什么险？"

他松开手，指指她，又拉住："实话告诉你秦瑟瑟，你再晚两天下手，哥们儿我就飞跑了。不是我拍你马屁啊，我是不得不佩服你，真会把握时机！现在像你这么有艳福的人不多了！"

秦瑟瑟笑得直不起腰："爱飞就飞，我不稀罕。"

沈天宁挤挤眼，突然凑过来，握着的她手在唇边轻轻吻一下："我说，你可得把我看紧点儿，你也知道兄弟是个抢手货，这年头不是共党我不坚定，外头的花姑娘太狡猾，意志但凡薄弱一丁点儿的都把持不住！"

"那我要怎么看紧你？"

他凑得更近："那个，嗯嗯，一般咱们俩这种情况下，人家都先盖个戳。"

"盖个戳？"秦瑟瑟扬眉。

沈天宁咕哝一声："笨！"

然后吻上了她。

VOL.4

冬天和爱情一起来了。

秦瑟瑟把自己公寓的钥匙给了沈天宁一把。他捏着钥匙左看右看，半天来了一句："那我……是不是先在你这里放几件换洗衣服？"

"比照三星级宾馆收费，不贵吧！"秦瑟瑟歪头笑。沈天宁从口袋里把钱包掏出来："我的工资卡、奖金卡、工会卡全都交给你，够不够？"

"差不多了吧。"

"人家都买一送一，你这里有什么超值服务？"

"想什么美事呢？伙食费另算知不知道？"

"奸商！"沈天宁跟她挤进同一张单人沙发里，玩她的发梢，"那……咱这是标准间啊，还是双人间啊？"

秦瑟瑟说不出话来。他的手已经环住了她的腰："说呀，床位要是不够，我不介意跟别人搭铺。"

她又是想笑又是脸红，又挣脱不开他。沈天宁身上全是烟味，秦瑟瑟却不觉得难闻。她看着他的嘴唇，突然有点怀念它的味道，有点甜，又有点苦，湿湿热热的，很深很近的感觉。她看看他的眼睛，笑叹着，鼓不起勇气。沈天宁胳臂一用力捧起她放在自己腿上，拉下她的头："小样，你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秦瑟瑟是个冻死鬼，这个天已经开了空调，热得沈天宁在屋里只穿一件厚T恤。他捧住她的脸，吮吻着，她的舌头躲着他的，他笑，追上去，勾弄着。

第10节：当你越走越远(9)

楼梯有点儿窄，他抱着她，一步一步走上去。

二楼是个开放式的卧室，床正对着落地窗，窗上只拉了一层纱。外头是城市明灭的灯光，看不见星星，天顶上只有一轮孤独的月亮。

不开灯，就借着窗外的光，沈天宁把秦瑟瑟放在淡绿色的床上。衣服一件一件脱去，身子细长地躺着，头发摊在枕上，像朵暗夜里的花。他两只手撑在她身体两侧，慢慢俯下身。先吻她的头发，再吻她的耳垂，让她听见他压抑着的喘息。双唇那么鲜红，胸口那么洁白，他第一次这么有耐心，一点一点地逡巡过去，只用嘴唇来感受她。

吻到腰弯的时候秦瑟瑟吃不住痒，笑着弓起身子想往一边躲。沈天宁又给她薅回来，压住："别乱动行不行，现在是庄严神圣的时刻！"

秦瑟瑟咳嗽，沈天宁无奈地也跟着笑了，在她耳边低声说道："你个死丫头正经点儿好不好？明明知道……明明知道兄弟我经验不怎么丰富……也不好好配合一下！"

她眼睛里柔光闪动，像现实，像梦境。

她拉起他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在每个指尖轻吻，然后把它放在自己心脏跳动的地方。

沈天宁看着她的动作，心里感动，好像有点儿酸酸的感觉。他咳一声，笑着亲她一下："我说，我包里有《色戒》，未删节版，要不要拿来学习一下？"

折腾来折腾去，两个人都累了。秦瑟瑟背朝沈天宁躺着，他的胳臂搭在她腰上，手覆在她一边胸口，头枕在她颈子后头，重重地呼气。

秦瑟瑟很快睡沉。

天也很快就亮了。

窗帘没有拉，阳光径直照在她的脸上，明晃晃刺着眼睛。她眨眨眼睛，又揉揉眼，推开被子在床边坐一会儿，才迷迷瞪瞪地站起来走到窗边，想去把窗帘拉上再睡个回笼觉。

阳光照在香樟树上，刚被昨天一场雨洗得碧绿干净的叶片都莹莹地发着光。她把窗子推开，离得最近的浓密树冠里惊惶地飞出两只小鸟。

听见动静，小路尽头站着的那个人转过头来朝她看了一眼。

这个平静的早晨，被人顽皮地丢进了一块小石头，扑通一声，碎裂开来，荡起一层又一层的涟漪。他就站在路灯下头看着她，分不清是眼波还是有薄雾的空气，总之漾着漾着……忽远忽近。

到现在他还站在那里。

秦瑟瑟伸出手去，心里很难过很欣慰。可是他只是像她记忆里那样对她微笑了一下，转身往她的视线外走去。很慢，却不回头。她急了，往外探探身才想起来自己在三楼，又舍不得离开窗口去追。好不容易才能再看见他，不知道是不是这辈子的最后一眼。

她一只手攀在窗框上一只手使劲向外伸，用力挥动。

第11节：当你越走越远(10)

"别走，别丢下我一个人……"

手被人握住。秦瑟瑟猛一惊，醒了过来。沈天宁关切地掩过身来轻拍她的脸："怎么了瑟瑟？"

她轻出口气，笑着摇摇头："没事，做了个梦吧。"

"鬼喊鬼叫的，"沈天宁笑，搂住她又躺好，"完了，看你平时挺安静的，谁知道睡觉的时候这么闹腾。人不可貌相啊不可貌相！"他很快又睡着了，秦瑟瑟却没了睡意。这公寓离一条热闹的马路不远，半夜里也能听见汽车的声音，一辆，过一会儿，又一辆，辗压过去。

这一觉睡醒天光大亮，看看钟已经十点，沈天宁自然早走了，他的枕头上照例放着两块糖，大白兔。

刷牙洗脸搞东西吃，秦瑟瑟腰酸背痛，一点劲儿也没有，大清早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脑上的QQ嘀嘀叫，走过去看，是上电大时玩得比较好的同学小冰。她原来在某外贸公司里做文秘，去年刚辞职，开了个小服装店，知道秦瑟瑟认识南先生，正好家里有几件私藏的古董，就想通过秦瑟瑟让南先生帮着鉴定一下。秦瑟瑟跟南先生说过这个事，他也答应了。于是秦瑟瑟给南先生打了个电话，正巧那个收藏展也结束了，顺便把那几件首饰带回来。

下午跟小冰一起打车到南先生家。小冰小心翼翼地捧着个纸盒子，重重的，秦瑟瑟嘻笑着帮她搭了把手。南先生家客厅里还有两个客人，她们就先在书房里等着。南阿姨倒了茶过来陪着亲切地聊天，秦瑟瑟刚又出了一本小说，带来送给南阿姨指正。

南先生送走客人后过来，寒暄几句，小冰打开纸盒子，一样一样地把东西往外拿。两件瓷器，一件青铜佛像，几个画轴。南先生戴上眼镜仔细看了好长时间，瓷器和佛像都是赝品，画和字倒都是真迹。南先生指着其中一幅颇意外地说："这幅画是怎么弄到的？秦彻的东西

在外头流传的绝大多数是他学生的仿作，这幅倒是难得一见的真迹，不错，真不错！"

秦瑟瑟端着茶跟南阿姨坐在一边聊家常，乍然听到外公的名字，放下杯子走到书桌边看。

一幅《归牧图》，老翁叼着旱烟牵着水牛走在乡间小径上，身边两株柳树几只水鸟，牛背上坐着个小娃娃，正拿石头瞄准鸟儿要扔。简简单单的画面，清清爽爽的笔触，描摹到位，意境十足。

秦瑟瑟往画面右下角看去，一枚圆形的章钤：茵心。

"这也是仿作，不是真迹。"她脱口而出，随即后悔。南先生有点儿讶异地看看她，又低头拿放大镜细看画，摇头咂嘴："仿的？不像啊……"

小冰也低着头往画上瞅："真的假的？这画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你怎么知道是仿作？哪里看出来的啊？"

秦瑟瑟知道当着南先生的面说他鉴定的结果有误不太礼貌，只得解释道："秦彻是我外公，我听……我也是听我妈妈说的，画上盖着"茵心"这枚章的作品，都是他学生杜审言的仿作。"

第12节：当你越走越远(11)

南先生一听来了劲，摘下眼镜："秦老先生是你的外公？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嗐，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生出来呢，根本没有外公的概念。"秦瑟瑟走回南阿姨身边喝茶。

"秦老先生的去世是国画界一大损失，天妒英才！可惜！真可惜！"

小冰一听也来了劲："秦瑟瑟，那你家里头应该有秦老先生的真迹吧？什么时候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南先生也两眼放光地看着她。秦瑟瑟一笑："外公的作品本来就少，大多数又都流散在外头，这么多年还真没剩下几幅。我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找找，要是有就带过来。"

小冰点点头，又自己安慰自己："如果是杜审言的也不错，他的画现在也挺值钱的。"

告别了南先生，秦瑟瑟把外婆的首饰送回银行保险箱，想着昨天沈天宁要吃带鱼，就直奔超市去买。谁成想晚上沈天宁拎着两个大箱子过来了，里面是从内到外的衣服，还有经常用到的东西，像搬家一样。秦瑟瑟哭笑不得："你还当真赖在我这儿啦？"

"嘿嘿，有吃有喝有美女，我就赖在这儿了，你怎么的？"沈天宁抱着秦瑟瑟响亮地亲一口，自己楼上楼下地收拾起东西来。

既然是单身公寓，卫生间理所当然的小。秦瑟瑟先洗澡，沈天宁洗完碗硬是挤了进来，这一洗洗得水花四溅老长时间，然后两人穿着睡衣挤在沙发上喝茶看电视。

"我说……"沈天宁好半天不吭声，突然说话。

秦瑟瑟已经有点儿困了，挪挪身子嗯了一声："什么事？"

"那个……你看啊，我手上有单位分的一套房子，八九十个平方，差不多能卖八九十万。我还存了点儿钱，再跟老爹老妈借点儿，再贷点儿款，估摸着能凑一百三四十万。你看咱们准备买个多大的房子？"

秦瑟瑟没明白过来："好好的买房子干什么？"

沈天宁咕哝："你说干什么？"

她打个呵欠揽住他的腰："什么干什么……"

"跟你说正事呢，不许睡！"沈天宁推起她，往屁股上拍一下，"每回说正事都犯困，你属什么的？"

"说嘛说嘛，什么正事？"秦瑟瑟真困了，酥酥软软地笑着又往沈天宁身上靠。他伸掌挡住，放弃地嗐一声："亏你是个文学工作者，平时尽诌小说骗人了，一点儿联想力都没有。我这么大个男人买房子还能干什么？当然是结婚啦！"

第13节：当你越走越远(12)

VOL.5

沈天宁这段时间很忙，赶上一个大案子，整夜整夜地加班。秦瑟瑟前段时间写的字太少，这几天天天趴在咖啡馆桌子上划拉。

杜审言打过一个电话来，他也到了这座城市，来参加一个画展，问是不是能见一面。秦瑟瑟没去，临挂电话的时候告诉他自己准备结婚了，对方是个警察，人很好，待她也好。杜审言在那头长久地沉默："祝福你，瑟瑟。"

秦瑟瑟也沉默："谢谢你，杜叔叔。"

杜审言欲言又止，重复了好几遍祝福的话，秦瑟瑟好不容易才最后说声再见挂上电话。

冬天本来是最冷的季节，偏偏这里一个个的春意盎然，咖啡馆老板也谈了个女朋友。认识他好几年都只见他独来独往，冷不丁在柜台后头看到个圆脸笑眯眯的女孩子跟他拉着手，秦瑟瑟还有点儿不适应。

写着写着抬手去端杯子喝，入手觉得不大对，看看，不是自己喝惯的那种。刚想喊服务生过来问，圆脸小丫头蹦跶过来，手撑在桌面上对秦瑟瑟笑："姐姐，今天的饮料是我帮你挑的，喝喝看，喜不喜欢？"

秦瑟瑟正在写一场悲情大戏，脸上表情一时没调整过来。圆脸丫头以为她不高兴，连连摆手："你要是不喜欢我给你换回来，这杯是送的，免费，不收钱！"

"不是不是！"秦瑟瑟赶紧笑，连喝两大口，"喜欢喜欢，当然喜欢！"小丫头笑开了花，走回去乐颠颠地收拾杯子。

秦瑟瑟又喝一口，入口甜甜的，又有点儿酸，很好喝，却不是她喜欢的那种。

南先生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弄到一幅秦彻的画，特地打电话让秦瑟瑟去赏鉴。秦瑟瑟汗颜不止，什么赏鉴，她虽然长在书画世家，却是个标准的外行，七窍通了六窍，只有一窍不通。她小的时候想不明白，家里外公、舅舅、妈妈都是学画的，外婆是没学，画起来却也有模有势，可是她从小却是一天画笔也没摸过，上学时候美术课除外。外婆去世后妈妈要么忙着教学，要么就到处去参加交流、写生，一年到头大多数时间只有她一个人守着秦园里那幢大房子。现在想想，她除了会写字，还真是别无长处。

坐着出租车，一会儿停一会儿走，红灯实在太多。司机开着广播，正在讲笑话。秦瑟瑟听得入神，时不时跟着低笑出声。

突然一个急刹车，然后咚的一声。秦瑟瑟尖叫着撞上前排座位，司机怒骂着开门下车跟后头追尾的车子理论。秦瑟瑟像被人投进了沸水里，全身都难以忍受地剧痛起来。出租车狭小的空间里空气越来越少，她剧烈地喘息着，终于坚持不住，拉开门就往外跑。司机见她跑了，只当是不想付钱，气上加气，骂得唾沫横飞。

可是秦瑟瑟一个字也没听见，她手里死死攥着皮包带子，这种熟悉的痛楚突然来袭，没有防备无法抵挡。她在车里再多坐一秒就要昏倒，她不愿意昏倒。闭上双眼的代价是巨大的，她付出过一次，这辈子不能再付出一次。

有脚步声在后头追她。秦瑟瑟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腿，曲曲折折地向前走。暮色像是蓄势已久的山洪，顷刻间就从四面八方无所不在地笼罩过来。沉在漩涡的中央，周围是飞速旋转的水流，从最底处卷起的泥沙裹杂着分辨不清是什么的东西沉沉浮浮地在水面上隐现，时不时地撞上她的身体，那些尖锐的角，轻易划开好不容易痊愈的皮肤。

第14节：当你越走越远(13)

该躲到哪里去?

哪里才没有关于他的回忆?

花了八年时间才能不再想起，一次故乡之旅让两三千个日夜的煎熬付之东流。

他的脸越来越清晰，那张桀骜的脸上带着红色的掌印，恶狠狠地看着挡在他面前的秦瑟瑟。他用力推开她，拔腿往秦园外跑。院角红砖小屋里是他妈妈低哑的哭泣声。秦瑟瑟不假思索地追上去，大门外头他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她急得冷汗直冒，焦躁地跺跺脚，继续漫无目的地追。

从吃过午饭找到夕阳西沉的傍晚，她跑得腿快断了，他却不知什么时候折了回来，一直坐在秦园后门外头的台阶上。那里离他妈妈只有一墙之隔，离他逃脱不开的家也只有一墙之隔。他先是握住秦瑟瑟蓝色碎花的裙角，然后用力拉下她，拥住她。他稚嫩的脸庞就埋在她的怀抱里，夏天的衣服那么薄，秦瑟瑟很快就感觉到了胸腹间的湿意。她一下一下地抚着他坚硬扎手的头发，嘴唇贴在他头顶，陪他一起哭。

"齐烈齐烈，还有我陪着你，还有我啊！"

总是关在房子里画画，他身上也总有油彩的味道。他只发出了一声啜泣，就拼命地忍住，忍得胳臂一阵收紧，身体也颤抖。

那天也有满天晚霞，火烧一样。

"她既然这么恨我，为什么还要生下我?！"齐烈喑哑地在她怀里低吼，秦瑟瑟没办法解释。十四岁的少女不谙世事，她想不明白齐烈的妈妈为什么对自己的儿子仇视至此，还有他那个她从来没见过面的爸爸，又为什么从来不来看自己的妻儿一眼。

"我恨他们，瑟瑟！我恨死他们！"齐烈仰起头，两只眼睛里映着晚霞，通红，"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后悔！他们这么恨我，又为什么要

生下我？！为什么？！"

秦瑟瑟打了个寒战。

电梯里的人有点儿不耐烦地问道："小姐，上不上？"她回过神来，急忙跨进去："哦！不好意思！"进了南先生的家门她的脸色还没恢复过来，唇色灰白，注意力也有点儿不集中，好几次南先生跟她讲话她都没搭茬儿。南阿姨以为她身体不舒服，特地在鸡汤里加了参，吃晚饭的时候挑出来放进秦瑟瑟碗里："这是高丽参，温性的不上火，你吃。"

熬的时间太短，参的苦味还很重，秦瑟瑟在嘴里慢慢嚼，慢慢咽下去。这个过程她并不陌生。

南先生有点儿迫不及待地拉秦瑟瑟去看画，她只是虚张声势地在书桌上趴了一会儿，站起身来点头："应该不会错，是真的！"

老头乐开了花："我就说嘛！这画昨天我带着去见了杜审言，请杜先生掌过眼了，他也说是真迹。杜先生是秦老先生的高足，你又是秦老的外孙女，有你们两位铁口一判，我这就放心了！"

第15节：当你越走越远(14)

"杜先生说是真的就肯定是真的，我哪懂这个。南先生拿我开心呢！"秦瑟瑟心有点儿虚。

"对了瑟瑟，昨天我还跟杜先生提到你，你看他的画展过两天就要结束了，我打算请他吃顿饭，你能不能陪着我老头子一起去？"

拐弯抹角好半天其实只为这个，秦瑟瑟看着南先生的笑脸，拒绝了几句，在他的坚持下还是颇无奈地点点头。告辞回家的时候南阿姨送她到电梯口，握着她的手："天冷了多注意点儿身体，别仗着自己年轻！饭要按点吃，晚上也不能熬夜！"

"知道了，谢谢阿姨。"

"明天晚上请杜审言先生吃饭我也去。对了，你的男朋友我们还没有见过，一起带去呗！"

沈天宁带着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的壮烈情绪牵着秦瑟瑟的手走进饭店，南先生亲自出来接，让他觉得受宠若惊。跟在南先生后头的那个高个子中年男人审视的目光一直盯在沈天宁身上，良久，转向秦瑟瑟，微笑着点点头："瑟瑟，你来了。"

饭店自然是高级又高级的，华丽的大厅里，大理石地面上清楚地映着天花板上垂着的水晶吊灯，太璀璨了，太迷乱了，秦瑟瑟看着杜审言，心里几乎生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他穿着深色的西装，神情复杂地看着她，柔和光线里一丁点儿看不出岁月的痕迹。本来已经很宽敞的大厅仿佛一下子扩大了十倍，他周围的一切都淹没下去，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那里。

她的爸爸。

从来没有喊过，却是真正的、血脉相系的爸爸。

秦瑟瑟不敢直视杜审言，敷衍地打个招呼，介绍沈天宁。有南先生在的地方不会冷场，几个人说笑着走进房间。座位的安排很微妙，她的左手边是沈天宁，右手边就是杜审言。秦瑟瑟第一次认真地观察

起杜审言的手，修长的，又很有力。这样的男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为了自己的目标牺牲一切。

属于他的，不属于他的，都可以牺牲。

没胃口，吃了些什么秦瑟瑟都不太记得住。一杯接一杯，不一会儿工夫两瓶白酒已经喝光，开了第三瓶，六十四度的衡水老白干，南先生的最爱。沈天宁是小辈，自然喝得比另两位多些，秦瑟瑟知道他的老底，估摸着这第三瓶下去他就该倒了。不过她没想到杜审言居然这么能喝，基本上面不改色，放在桌面上的手还是稳稳地松握成拳。

秦瑟瑟突然很后悔来赴这场莫名其妙的饭局，他有什么资格像个真正的父亲一样关怀她？他好意思吗？

没用房间里的洗手间，她走去外面走廊里的洗手间去，用冷水往脸上泼了泼，才觉得舒服了些。抬起头喘息着看镜子，里头一双幽深的眼睛盯着她。

那双眼睛的主人躺在楼下的水泥地上，仰视着三楼窗口探出身来的秦瑟瑟，她嘴唇动了动，不知道最后说了一句什么。

第16节：当你越走越远(15)

是在诅咒吗？最最慈爱的外婆，临死的时候居然在诅咒自己吗？就因为自己身体里流着她最恨的那个人的血？

秦瑟瑟满脸是水地逃开，转身撞上一个人。杜审言握住她的肩，急切地问："瑟瑟，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她短促地笑了两声，推开他，抹抹脸上的水："我没事，这是自来水。"

杜审言喊住她："瑟瑟。"

秦瑟瑟不想停，可还是停下："还有事吗，杜叔叔？"

他抿着唇，两边唇角有微微的法令纹。那目光悲悯得让她憎恨。"瑟瑟，你就……连跟我在一起待一会儿也不愿意吗？"

她笑："杜叔叔，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必要这样虚伪地客套吗？"

"瑟瑟……"

"杜叔叔。我过得很好，你看起来也不错。这就行了，不是吗？"

他长吁一口气："你，真的好吗？"

"还行。"

"瑟瑟，我想，我们需要好好地谈一次，有很多事你不知道……"

"我都知道，"秦瑟瑟昂起头，"该我知道的不该我知道的，我都知道一点儿。"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向她跨出一步。

"我也并不想明白你的意思！"秦瑟瑟紧跟着后退一步。

杜审言有点儿颓然："瑟瑟，我只是……想告诉你，结婚是件大事，一定要慎之又慎！不然既伤害了别人，更伤害了自己！"

"谢谢杜叔叔关心，我自己的事，自己会谨慎。"

"瑟瑟！"他又和上次电话里一样欲言又止，走过来挡在她面前，"瑟瑟，我……"

"有什么事请直说。不过秦园我是不会转卖或转租的。"

杜审言挑了挑眉毛："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可是又不知道现在说出来合不合适。瑟瑟，你相信我，我只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真相。"

"没什么合不合适的，你说吧。"

杜审言点点头："瑟瑟，我刚从北京回来，去参加一个画展的开幕式。"他顿住，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我……我在北京遇见了一个人。"

顿得太久，秦瑟瑟有点儿不耐烦地问："谁？"

杜审言深深地看着她："瑟瑟，他没死，他还活着。"

"谁没死？"

他像是怕她会昏倒一样扶住她的肩膀，叹息着，轻轻地、慢慢地说："瑟瑟，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可是齐烈，他还活着。"

VOL.6

齐烈他还活着。

妈妈又出去写生了，在秦瑟瑟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里。突然有雷雨，一道闪电劈过来，整幢楼的灯全灭了。秦瑟瑟坐在黑暗里好半天，才壮起胆子到厨房摸到蜡烛点上。看外头的路灯还亮着，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估摸着是房子里的保险丝烧断了。她会修这种老式的电闸刀，于是翻出保险丝和螺丝刀，端着蜡烛到门外的廊下。

第17节：当你越走越远(16)

刚踩上凳子，一股风吹来，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下完蛋了，一个人在家，所有门窗关了以后又都检查过一遍，纱窗也都关着，就算是蚊子也飞不进去。她还只穿着睡衣。也顾不上换保险丝，蜡烛早被吹灭，借着路灯的光，秦瑟瑟蹲在门口用螺丝刀往锁眼里乱捅。哪里捅得开。她想着电视上人家开锁的办法，又折一断钨丝下来，太软，面条似的，根本插不进锁眼里去。这可怎么办？她敲敲门，明知道里头不会有人应。雨已经下得很大，门廊虽然宽也挡不住，风卷起来的水扑得她身上几乎湿透，冷极了。

院门突然有响动，开，关。一个人影飞快地跑进来，她认得是院角红砖小屋里刚搬进来不久的男孩。他没带伞，两条长腿跨过地上的积水，手臂甩动，头埋着。

秦瑟瑟等他跑过去了，才大着胆子哎了一声。男孩差点儿一跤滑倒，站定回头看见从门廊暗影里探出头的秦瑟瑟，犹疑着跑到她身边："你半夜三更躲在这儿干什么？吓我一大跳！"

"我我我……我家门给风吹上了，钥匙没带……"秦瑟瑟又冷又窘。

男孩看看黑乎乎的屋里，又看看她："那怎么办？你妈呢？又没在？"

"嗯。"

他也湿透了，全身都在往下滴水，有水流进眼睛里，他用力抹了一把："那个，要不你到我家先蹲一会儿，现在晚了又下雨，明天早上我帮你去找个锁匠。"

只好这么办。他带头冲进雨里，回头笑着冲她嚷："愣着干什么？快来呀！"他比她大三岁，却高出很多。如注雨丝里，他折回来，手伸在她面前："来，我带着你。"

当时，是怎么握住他的手的？秦瑟瑟忘不了自己手指的记忆。深藏在大脑皮层每一条皱褶里，都是属于他指尖的温润。

可是他，怎么会还活着？秦瑟瑟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明明亲眼看着他被汽车撞飞。苏南小城难得下那么大的雪，白皑皑的，还有雪片往下落。她追出来，看见他慢慢地在空中飞过去，落地的时候滚了好几圈，躺在平整一片连一只脚印也没有的雪地上。

哭叫，呐喊，厮打。

她光着脚，站在秦园的铁门边，一步也不敢走近去。

到处都那么冷，她记得很清楚。

那道曲线，他飞越过的，还停留在空气里。鲜红鲜红，不是血。

她不相信！

秦瑟瑟看着眼前的杜审言，咬牙切齿地说道："你骗我！"

"瑟瑟……"

"你！骗！我！"她用尽所有力气大吼着，死命推开他，拔足在饭店走廊狂奔。泪水冲出来挡住视线，跌跌撞撞，在她以为已经可以忘记，已经可以去追寻新的人生的时刻里。像面镜子，不用回头，一眼看见背后的影子，黑暗的，拖得那么长。

第18节：当你越走越远(17)

杜审言追到饭店门口才追上秦瑟瑟，在人来人往的惊讶眼光里抱住自己泪流不止的女儿。秦瑟瑟像只猫一样窝在他怀里，没有力气再动一动："求你，带我回去，带我回去……"

可是回哪里去？回到有过他的地方，还是有过他的时光？

杜审言咬咬牙，抱紧她："我带你回去，回去找他。"

夜车行驶在高速上，只有两道光线照向前方。秦瑟瑟身上盖着杜审言的西装躺在后排座上。暖气开得很大，她还是冷得发抖。她怕冷，从那个冬天开始就怕冷。

一直想着他。

他从空中飞过去，她抓都抓不住。

除了你谁都可以，齐烈啊，偏偏我失去了你。

汽车刹停在秦园门口，秦瑟瑟走下车。铁门紧锁，隔断一切。雪没化，这么多年了，一直积着。她分明看见有一个自己就站在秦园的门口，齐烈也躺在那里，头歪向她。她看着他，知道自己让他伤心了。

妈妈告诉秦瑟瑟，齐烈那个时候就已经死了。她不知道，或许吧。人群在他和她之间走来走去，只有他和她动也不动。

其实她也死了，至少死了一大半。属于齐烈的那大半个自己，跟他一起，永远留在八年前那个有雪的清晨。

杜审言有钥匙，打开大门。秦瑟瑟顺着当年她追出来的路，一步一步跑回红砖小屋前。路还可以走回去。她伏在齐烈住过的屋门上，徒劳地用力拍打："齐烈齐烈，是我，是瑟瑟！你怎么不开门，你快开门啊！"

每个脚印都很清楚，怎么走到现在，却有点儿忘了。

齐烈还没有死，他在北京。

门嘭嘭响着，还有空洞的回声。

VOL.7

秦瑟瑟和齐烈成了同学，她上初一，他上高一。从秦园到学校骑车只要五分钟，走路需要一刻钟。齐烈有一辆老式的二八男车，又重又大又高。同班男同学搭他的顺风车回家，也不等减速，飞快地就跳下来，往前连冲带栽地跑出五六步才停住，大声说："谢谢啦！"齐烈十六岁就有那么高的个子，脚轻轻一踮，撑在地上，朝同学招招手，转身扬长而去。

秦瑟瑟看着从身边骑过去的自行车，抿抿嘴唇。他却猛地捏闸，嘎吱一声响，然后转过头朝她看了看。虽然同住一个院子，毕竟年龄差了三岁，平时也不怎么说话。

看什么看？秦瑟瑟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已经很懂得什么叫矜持什么叫羞涩，把头一埋继续往前走，却被齐烈的车轮挡住。抬起头想质问，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他居然毫不犹豫飞快地解开衬衫扣子，脱下衣服来递给她，脸上微红地对她说："喏，扎在腰上！"

什么呀！秦瑟瑟咕哝一句别开眼睛。他衬衫底下什么也没有，光着膀子。

第19节：当你越走越远(18)

"拿着！"齐烈声音有点儿大。秦瑟瑟绕个圈子捂着书包想跑，被他一把拉住。

"你干吗？"秦瑟瑟瞪他。齐烈有点儿好笑，又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跨下车来，停好自行车，也不跟她多啰唆，抖开衬衫伸出胳臂就扎在了她的腰上。白色的衬衫，罩在她白色的裙子上面。贴得最近时他在她耳边低语一句，秦瑟瑟的脸上顿时像点着了一把火。

他光着膀子，拍拍她的头，推起车子继续往前走。她没有跟上，齐烈笑着又拍拍车后座："坐这儿，我带你回家。"车子太高她跳不上去，穿着裙子又不能叉开腿，最后的结果是坐在了车前的横杠上。自然很紧张，两只手紧紧握住车龙头，身子伏得低低的，可也难免碰触到他赤裸的皮肤。

风顺着她的脸颊吹到他的胸膛上。那种汩汩的流淌，一旦开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止息。

一样的风，有他的时候那么温暖，怎么现在这么冷？秦瑟瑟站在和齐烈初遇的门廊上看向秦园大门的方向。什么时候那里才会再跑来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告诉她，来，我带你回家。

晚上就住在秦园。一整夜站在窗前，看着，回忆着。齐烈还活着的这个消息太过突兀，秦瑟瑟始终没办法彻底相信。杜审言说他在北京，他变了很多。可是谁又没有变呢？在他的记忆里，自己可能还是那个十八岁傻乎乎的女孩。

到底是谁让他们分开的？

有人轻轻敲门，杜审言出去买了点儿吃的东西和洗漱用品，冲杯咖啡拿只面包上来。秦瑟瑟哪里有胃口，接过来放在桌上。桌子上一尘不染，丝毫看不出已经许久许久没人住了。秦瑟瑟知道是杜审言一直在料理这个空荡荡的园子。

"早点儿休息吧。"看出秦瑟瑟的倦意，杜审言告辞出去。

"杜叔叔！"她出声喊住他，看着血脉相连的亲人，悲意再度袭来，"杜叔叔，我……我该怎么办？"

回到家已经过了中午。沈天宁上班去了，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只纸折的青蛙还有两块巧克力。秦瑟瑟坐进沙发里，拿起巧克力剥开咬了一口，手在纸青蛙的屁股上轻按一下，青蛙往前一跳。

想想发个短信过去，"我到家了"，然后裹着被子睡了一下午。也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死，睁开眼沈天宁就躺在她旁边，搂着她，也闭着眼。心里顿时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他呼吸平稳，有淡淡的烟味。

慢慢伸手想抚他的嘴唇，刚触未触的时候，沈天宁猛睁眼，嘴巴大张着往她手指头上咬来。秦瑟瑟惊呼着缩回手，他大笑："哈哈，吓到了吧！"

"天宁。"

"干吗？"沈天宁板起脸，"好你个秦瑟瑟，一声不吭把我甩那儿，跟别的男人跑了！"

"什么呀！"秦瑟瑟大笑着，"什么别的男人，杜叔叔他……"

第20节：当你越走越远(19)

"他怎么？"

"他……"她看着沈天宁，踌躇着该不该告诉他。并不只有这一件事，瞒在心里的其实很多。沈天宁绷不住了，揽住她，在她腰上捏一下："你当我傻子呢，我早看出来了。从来没听你提起过你爸爸，你说实话，那个杜审言，是不是就是你老爹？"

"你怎么，"秦瑟瑟张大嘴，"你怎么看出来的？"

"还用看？老头盯着我的样子那叫一个毫不留情，好像我偷他几百万似的。这年头除了老丈人看女婿，哪有这样看人的？昨天你和他，是不是因为我吵架了？"

"天宁，你……"

"也没什么，瑟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老爹现在看不上我那是因为不了解我，兄弟以后一定好好表现，总有一天要打动他的芳心！"他嘻嘻笑，又在她腰上捏一下，"就你，我不也攻下来了吗？"

没有心情，但他的手伸进衣服里的时候，秦瑟瑟没有避开。他在她胸口抚摸着，停住，喉咙里清楚地咽了一声："起来吧，饿了，吃东西去。"

和杜审言又通过几次电话，他没再提起齐烈的事。春节前几天秦瑟瑟在电话里跟他说，反正自己没时间回去，他要是还想办画廊，就自己到秦园去吧。

年底沈天宁本来就忙，再加上他家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一年到头总得陪陪老爸老妈，所以一个星期只能回来住两三天。他让秦瑟瑟跟他一起回家过年，邀请了好几次，她都没答应。春节于别人是节日，于她却是祭日。不过现在知道齐烈还活着，这个祭日倒不知道该祭奠些什么了。一个人归一个人，还是弄了几个菜，买瓶红酒。她住的楼层高，席地坐在落地窗前往外看，到处是放烟火的，这一丛灭了，那一丛升起。

头靠在玻璃上，看到烟花盛开的背景里，自己并不清晰的眼睛。红酒在杯子里摇来晃去，漾出深红色的光晕。轻轻在玻璃上叩击一下，自己和自己干杯。那双红色的嘴唇，现在想念的是什么人?

她的眼睛旁边，悄悄睁开另一双眼睛。也是除夕夜，那么冷，他站在楼下对她挥动手里的焰火棒。

"瑟瑟，下来放焰火！"

好多种焰火，拿在手里往外喷彩珠的，满地打转的，喷泉式样的，还有那种惊天动地的二踢脚。第一次见到他抽烟，深吸两口然后把红红的烟头凑过去点火。他胆子特别大，二踢脚拿在手上放，轻轻捏着，点着火以后伸直胳臂，直到它嘭的一声飞上天去。那么巨大的响声，她捂着耳朵抬着头，笑得无忧无虑。

明明灭灭的火花在年轻的眼睛里闪烁，轻眨眼睛，然后看向他。他嘴唇动了动，声音很小地说了一句话，她没有听清楚，笑着追问。可是他死活不肯再开口，逼得急了，干脆再点几根二踢脚把她炸到一边捂耳朵去。

第21节：当你越走越远(20)

终于还是有安静的时候，她始终没有忘了他的那句话。她熟悉他念出自己名字时候的唇形，那句话的最后两个字，分明就是"瑟瑟"，可前头呢?

零点已经过了。寒冷的新年时刻里，她翘着嘴角，追问那个目光闪烁不定的男孩，你刚才说的，到底是什么?

十点多钟门铃却响了，沈天宁捧着一大束花伸出笑脸。

"你怎么过来了？"

"吃完年夜饭了？"他看看杯子里的红酒，"还挺滋润！"

秦瑟瑟找花瓶灌水插花。他端起酒杯抿一口，往外看："又过一年喽，又老了一岁。"

"你还嫩着呢，小伙子。"秦瑟瑟捧着花瓶在屋里转了好半天，最后放在书桌上。

"我，还，嫩，吗？"沈天宁拉过她来，往她身上蹭蹭，暧昧地笑。

秦瑟瑟忙推他："去你的。"

"怎么啦，好几天不来，你就不想我？"他嘿嘿地乐，动作渐大。秦瑟瑟笑着在他脸上亲一下："别！那个什么，今天我那个来了。"

沈天宁天打雷劈一样震惊地做出个夸张表情，痛不欲生地向后倒进椅中："完了完了，怎么这么巧？！"

秦瑟瑟踹他一脚，他薅住她："怎么办，那你怎么补偿我？"

"你说想要什么补偿？要么你喊一声姐姐，姐姐给你包压岁钱。"

沈天宁坐着，她站在他身前，低下头，看着他晶晶亮的眼睛。他咳了一声："压岁钱就算了。你要真心想补偿我，就嫁给我。"

"去你的吧！"秦瑟瑟笑着要走开。他拉住她："跟你说真的，别嘻皮笑脸！"

"真你个头！"秦瑟瑟拍拍他头顶，"小朋友，要乖哦，姐姐给你糖吃。"

"我们的事我跟爸妈说过，他们都很高兴，催着我们俩早点儿把事儿办了。"

"说什么呢你。"秦瑟瑟有点儿脸红，"这才……咱们这才……几天啊，你就想这个了。"

"几天？"沈天宁没笑，"瑟瑟，八年时间，还不能让你了解我吗？还不够长吗？"

秦瑟瑟笑不出来，看着他。她不知道眼前这个是不是又是华丽的泡影。一次又一次以为终于等到命运的垂青，却不料她只是个薄命人。命运总是撩弄一下，激起她几分期望，然后翻脸无情。

她只能看着他的眼睛，想从里面看到自己期望的。

"天宁，"她说，"天宁，可是你，真的了解我吗？"他想说话，秦瑟瑟按住他的嘴唇："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我的家人，我的过去，你都知道吗？"

"家人是家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瑟瑟，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

现在的你。

难道真的有一道鸿沟，可以彻底地把生命截成两段，一段永远抛在脑后，一段光明正大地继续下去？

秦瑟瑟两只手抚住他的脸，他的胡茬没刮干净，刺在手心里，背脊上一阵阵地冰凉。

第22节：当你越走越远(21)

VOL.8

春节过后有个报社组织的笔会，以前秦瑟瑟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这次慌不择路地收拾行李狂奔而去，到了地方又后悔，蹲了一天参加了个无聊冗长的讨论以后就找借口告辞先离开。可又不想回去，思来想去，买了张到北京的机票。

杜审言说过，是在一个画展上遇见的齐烈，时间过去这么久，不知道画展还在不在举办。秦瑟瑟下了飞机直奔展览馆，到售票处看见广告赶紧掏钱买张票，拉着行李箱就走了进去。

中青年油画家展。偌大的展厅里只有两三名参观者。行李箱的轮子在平滑的大理石地面上滚动，发出惊人的响声。

射灯的光打在那幅画上，所有色彩都鲜明地从纸面上凸出来。她越走越近，越看越清楚。

也是一个秦瑟瑟，站在绿色的窗帘边。窗外是碧绿发光的香樟树，树丛里飞出两只小鸟。她吃惊地微张着嘴，伸出一只手，满脸都是笑意。

过去的秦瑟瑟，看着现在的秦瑟瑟，隔着碎成粉屑的时间。泪水冲出来，折射着刺目的光。光影里，是站在路灯下面的齐烈。她记得很清楚，初相遇的那个早晨，他只看了她一眼。

可是这幅画……

是真的吗？她慢慢抬起手，抚上画面。干透的油彩在手指下起伏不平，她的眉、眼、唇、手。是齐烈画出来的。他画画的时候总是喜欢皱着眉头。有一次她在板凳上坐久了，撒娇地说，我累了，歇一会儿行不行。他继续画，说，你随便吧。她不敢大动，说我就歇一小会儿。他笑着摆手，说你起来吧，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画出你的样子。

秦瑟瑟闭起眼睛，也能清楚地看见他的样子。他躺在雪地里，看着她。

"小姐。"

秦瑟瑟全身一颤。身边是个工作人员，微笑着提醒她，画只能看不能摸。她讪讪地说着抱歉，缩回手后退两步。

油画边挂着铭牌。作者：齐烈。画名：瑟瑟。两个名字一上一下地偎在一起。

怎么觉得只过了一小会儿，工作人员又走过来，低声说闭馆时间到了。秦瑟瑟从长凳上跳起来看手机，居然已经这么迟了！她连声说抱歉，拉着行李箱快步往外走，临出门的时候去打听画展什么时候结束。"有简介资料，小姐您要不要？"工作人员很热情，秦瑟瑟接过厚厚的画册，一走出展馆大门站在台阶上就赶紧打开。齐烈的介绍印在第四页，照片太小，光线也不好，她眼睛又湿润，实在看不清。秦瑟瑟把画册举在眼前，用力地看。

很熟悉，又很陌生。可他真的是齐烈。秦瑟瑟急切地用袖子抹抹眼睛，再看。泪水太多太多，她哭出了声。风很大，虽然没有下雪，却和那个早晨一样冷。她全身都在颤抖，哭声也在颤抖。为什么八年前要告诉她齐烈已经死了？为什么八年后又要让她知道他还活着？

第23节：当你越走越远(22)

为什么?

台阶下头站着一个人。

不过七八级台阶，她的哭声全落进他耳朵里。他看着，听着。繁华寂寥全部沉寂。灯光照在她身上，影子长长地拖在台阶上，曲折，却就在他身边。手一伸，就能碰到的身边。

还是她在上，他在下，一如不知是不是前世的初遇。

秦瑟瑟手里的画册訇然落地。那么重一本铜版纸画册被风吹着，翻动着，落下台阶。

看到他，她才明白自己这么多年原来一直还是渴求着的，她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思念。用了很多奇怪的理由无赖的理由让自己忘记他，可是当他往那里一站，她才发觉，从身边掠过的时间原来这么短，只一眨眼。

齐烈没变，那张脸，那双眼睛。

她突然想逃，到北京来并不是想见他的，她对自己说，她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还活着，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想知道过去的事情给他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已经被遗忘。

他静静地看着她，不笑，也不怒。

秦瑟瑟垂下眼睛，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的泪水。好吧，是的，我是想来见你的，我连做梦都在想着你，我想你想得要发疯了！

越想控制就越控制不住，泪水流下来，快要在脸上冻成冰。秦瑟瑟侧过身，两只手捂着脸，哭声越来越大。

齐烈还是安静地站着，没有向上走一步。

展馆里的灯灭了，光线一下子暗下来。风吹着，时不时呼啸一声。天冷，夜色却分外晴好，月亮肆无忌惮地挂在天顶上，冷荧荧地发着光。秦瑟瑟在嘴唇上用力咬一下，把咸涩的味道和眼泪一起咽进

肚子里。皮箱里装着冬天的衣服，还有笔记本，很重。她抹抹脸，拎起箱子下台阶。一级，两级，三级……

就这样默默地走开吧，他甚至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瑟瑟。"擦身而过的时候，齐烈低声喊她。

秦瑟瑟不愿停，把箱子放在地上拉着就往前跑。并没有人追上来，齐烈只是喊她："瑟瑟！瑟瑟！"

她越跑越快，想早点儿离开这里，她后悔到北京来了。等回去，一回去就去找沈天宁，告诉他我要嫁给你，我愿意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

端坐以待吧，无论命运有什么安排。

一阵令人惊怵的脚步声在身后响起，秦瑟瑟大张着嘴用力喘息着慢慢停下，白雾从嘴里喷出来，一股股的，淹没在周围的空气里。脚步声没停，还在响着，离她越来越近。

是谁?

谁?

她像是明白了什么，哭也忘了，凝神静听。

"瑟瑟！"齐烈喊她，也在喘息。

她不敢回头看。不会的，不会的！

可是路灯照在追来的齐烈身上，秦瑟瑟看着那道一起一伏的影子，像触电一样扭回头。

第24节：当你越走越远(23)

站在那里看不出来，跑动的时候，齐烈却是用一种可笑的姿势。他的左腿明显比右腿短了一截，身子高高矮矮，每一步都踏得那么重，像个蹩脚的杂技演员，踩着长度不同的高跷。

手里的拉杆滑落，重重的衣箱倒在脚边。

齐烈跑过来，眼睛里也有热泪，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瑟瑟……是你吗？瑟瑟……"

雨那么大，他的手伸向她。

来，我带着你。

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掌心里，被他牢牢握住。他跑得那么快，两条长长的腿跨越着，踏出白色的水花。

他一直微笑着，不时扭回头看看她，寂寞暗夜里，眼睛明亮。

齐烈站在秦瑟瑟的面前，她看着他的腿，倒抽一口凉气，全身都冻僵了，只有嘴唇无法控制地哆嗦。

"瑟瑟。"

她没听见，只是盯着他的腿。难道……难道这就是那场车祸留给他的吗？不会的，如果是惩罚，为什么不是对她？

秦瑟瑟慢慢蹲下，向他的左腿伸出手去。齐烈的身子动了动，两只手垂在体侧，慢慢握成拳头，贴着裤缝。

这么冷的天，齐烈却穿得很薄。隔着裤子，能清楚地摸到他腿上的肌肉。硬硬的，随着她的触碰微微收缩。她一点儿也没放过，从上到下抚摸着他的左腿。她渐渐用力，手冻得麻木了，只有这样才能有清楚的感觉。

他是真实的，活生生的齐烈。悲伤让人束手无策，秦瑟瑟蹲着，不敢相信这种噩运会横加在他身上。她亲眼看见了他被撞时的景象，也明白能活下来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可是双手触摸着的，是她最最珍惜的齐烈。冰天雪地里，回忆这只取暖的炉中，最后还燃着的火焰。

齐烈低下头，看着秦瑟瑟抱住他的腿放声大哭。他弯腰把她拉起来，用力抱进怀里。行路经年，渴望这一拥抱已经到了疼痛的地步，只要和你在一起。风镣霜铐渐渐融化，露出被压抑束缚了那么久还鲜红跳动的两颗心。

"瑟瑟！"所有的话语都只剩了一声呼唤。秦瑟瑟在他的声音里站不住脚。"瑟瑟，是我，我找到你了……"

小城静卧在太湖边，每年春天刚到，湖边的芦苇便生长起来。周末早晨，齐烈总会带着秦瑟瑟和简单的午饭到湖边去画芦苇。他画得聚精会神，她玩得不亦乐乎。那些芦苇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长得比人还高？在芦苇丛中间穿梭，抚着垂下来的绒穗，偶尔回头看他，然后红着脸摘下手边最近的那枝芦花。

不知不觉摘了一大捧，用脸颊轻轻去抚，那样轻软，像他的指尖，像她的心。突然想出个馊主意，她捏着嗓子大叫一声，然后钻进旁边最茂密的几棵芦苇中间蹲下来。果然立刻听到他的喊声和大步跑来的脚步声。

第25节：当你越走越远(24)

说不清那种笃定有个怀抱愿意拥抱自己的、悲喜交加的感觉。秦瑟瑟有一刻说不出话来，她看着那个急匆匆跑近的身影从自己眼前经过，往更深的芦苇丛里跑去。开始后悔开这个玩笑，她看见他脸上焦灼的表情，那是她生命里唯一坚定的力量。

站起来，发出的响动让他停下了。他转回来看见她，如释重负："怎么了瑟瑟？"

"我……"她嗫嚅着，"我……我绕不出去，找不到你了……"

他笑，走过来握住她的手："你找不到我，就等着，我总会找到你！"

这个夜晚，当他就站在她面前，用八年来未变的眼神看着她。秦瑟瑟终于相信，她是失去齐烈了。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是现在？为什么不是她还没有离开秦园的时候？为什么不是漂泊异地不知所措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她停止哭泣开始自己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不是找不到人安慰的那些夜里？为什么不是在她找到新的怀抱之前？

为什么找到我用了你这么久的时间？

即使是得知齐烈死讯的时候秦瑟瑟也没有哭得这么伤心，失而复得远比失去还要让她难以承受。八年来受过那么多的苦，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原来只不过因为一个谎言。

为什么？为什么？

齐烈紧紧抱着秦瑟瑟，跟她一样泪如雨下："我找过你，瑟瑟，很多次……这么多年，你一直在什么地方？"他咬咬牙，悲意难抑："你一个人躲在什么地方？"

秦瑟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躲在什么地方？齐烈，没有你，我还能躲在什么地方？只有收紧双臂拥抱住现在这个齐烈，无论如何，他还活着！

展览馆的人打电话告诉齐烈，有个跟他画上那个女孩子很像的人坐在他的画前头整整一下午，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样子很奇怪。他听到这个消息一路开着飞车赶到展览馆，看到了站在台阶上的秦瑟瑟。

坐进齐烈的车里，秦瑟瑟已经哭累了，不由自主地抽噎着，眼睛红肿，声音沙哑。发动汽车打开暖气，她还一直握着他的手，不敢松开。

齐烈回国不久，刚和某大学签了合同去做讲师。房子是新买的，不大，离他就要任职的大学很近。一进门就是熟悉的油彩味道，朝南的两间房有一间是他的画室。齐烈把秦瑟瑟的行李箱拎进他的卧室里。按开灯，淡淡的绿色的布置，没什么家具，很整洁。

打电话叫外卖，坐在客厅里等。刚才宣泄过了，现在尴尬地沉默着。两个人坐在三人沙发的两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齐烈看着秦瑟瑟："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酸意又泛上来，秦瑟瑟点点头："挺好的。"

他安静了一会儿，伸手握住她的手："瑟瑟，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找我？"

第26节：当你越走越远(25)

"我……"秦瑟瑟到现在还没有暖和过来，她贪恋地把手指往齐烈的手掌里又伸了伸，"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当时……她们告诉我……说你死了……"

"谁？谁这么说的？"齐烈怔怔地定住，好半天才咬着牙沉声问道。秦瑟瑟吸吸鼻子："你妈妈。"

"她怎么说的？她怎么告诉你的？"

秦瑟瑟抽回手捂在脸上，连连摇头："别问了齐烈，别问我这些了……我……"

他掩身过去，把她抱进怀里，像哄孩子一样轻轻地摇晃。这个动作让他想了很多年，让她怀念了很多年。"瑟瑟……瑟瑟……"

"齐烈，"她握住他胸前的衣服，"齐烈，你别怪我，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没办法，没办法……"

他拍她的背，抚摸她的头发。

"齐烈……"

"我知道，我明白。"他低语，一遍又一遍。房子里有暖气，像春天一样。秦瑟瑟在齐烈的怀里，他舍不得丢开她，拥着她整整一夜。

一早醒来看到齐烈的睡脸，秦瑟瑟这才发现自己难得地一夜无梦，也才发现齐烈是真的回到了自己身边。昨天晚上是哭着睡着的，两只眼睛又胀又涩，不知道是什么鬼样子。她垂着脸不敢看他，拿着换洗衣服逃进洗手间里。

不像沈天宁大大咧咧抓到什么用什么，齐烈的浴室里全是男士专用的洗漱用品。洗完裹着他的浴巾，秦瑟瑟抹抹镜子上的水汽，看见脸色红润的自己。她仔细地端详，可是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十八岁的时候是什么模样。

只有一个卫生间，秦瑟瑟吹干头发坐在客厅里等齐烈。大晴天，拉开窗帘，阳光照满了整间客厅。他住的楼层也很高，在小区朝南的

第一幢，望出去视野非常好，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她走到窗户边往上头呵气，然后握拳，在水汽上印出一只脚掌，再添五根脚趾。

很长时间没有动静，秦瑟瑟突然惊觉。猛回头，齐烈也走到窗口，在她的脚印旁边印了一只脚掌，添上五根脚趾。

齐烈把她带到了学校里。这间大学是艺术类的院校，在国内颇有名气。齐烈顶着海归派的名头，在国外拿过好几个奖，用他自己的话说，又是油画界新近崛起的年轻残疾画家，所以很受重视，学校专门给布置了一个画室，教学任务也不重。

还在寒假里，学校里没什么人。把车停在停车场，两个人在校园里散步。和路人擦肩而过的时候，秦瑟瑟注意到别人都在看齐烈的腿，那些目光虽然很收敛，可还是像针一样刺着她。秦瑟瑟心里很难过，他却不以为意，瞅着她笑："我觉得我跟别的画家比起来有先天上的优势。"

秦瑟瑟不解地看他。

"你看啊，别人都是在一个高度上观察事物，而我可以上上下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肯定更具体更清晰，当然画出来也就比别人更好。"他说笑着。秦瑟瑟笑不出来，只有握紧他的手。

第27节：当你越走越远(26)

齐烈在学校里有一间画室，他把秦瑟瑟带到那里去。新装修的，很有齐烈的风格。屋角有张长长的米色沙发，秦瑟瑟脱了大衣坐上去，等齐烈给她去倒咖啡。

现在秦瑟瑟知道齐烈的家里为什么那么干净了，他所有画画用的东西都在这里。几大箱几大箱的旧作沿墙根摆着没有整理，还有书、画册、画具。齐烈把咖啡递给她，自己也脱了外衣："我收拾收拾，你坐在这儿陪我。"

开了音乐，喝完咖啡。秦瑟瑟想过去帮忙，齐烈不让，把她又撵回沙发上。她坐着无聊，拖过离自己最近的一只小纸箱，翻里头的画作看。

这箱全是一本一本的速写簿，看样子是好几年积下来的。秦瑟瑟知道这是齐烈的习惯，从他开始学画起他身边就总备着速写簿，像摄影师抢镜头一样把喜欢的场景画下来。她随手抽出几本，齐烈画得比他住在红砖小屋时要强了许多。

记不得是第几本了，秦瑟瑟刚翻开第一张就停住了手。

画面上她又看到了自己，稚嫩的还是很多年前的样子，一张端端正正的正面速写。往后翻，全是她。笑着的，睡着的，做着鬼脸的，背影的，打着呵欠的，生气的，吃着东西的。能想到的一切动作都有。

她抬头看看齐烈，他正从箱子里往外头拿画，大幅的，没看向她的方向。

翻到速写簿的最后几张，秦瑟瑟差一点儿惊呼出声。还是她的脸，只不过下面的身体……肯定不是她的。娉婷曼妙的裸体上面，她迷蒙暧昧地笑着。秦瑟瑟看着齐烈笔下这样的自己，又有点儿羞又舍不得移开视线。

旁边伸过一只大手，刷地把速写簿抽走。齐烈脸通红，手里握着速写簿，不知说什么才好。秦瑟瑟也怪没意思的，咳了一声："那个……齐烈，我一直都想问你，你们学画画的，是不是都要画那个裸体素描？"

齐烈瞅着她，似笑非笑的，点点头，然后笑出声："是啊，都要画的。"秦瑟瑟又咳，端起杯子想喝，发现杯里已经空了。齐烈探手过来拿过杯子："我帮你倒。"

曾经这是她最大的梦想。坐在沙发上看着齐烈去倒咖啡，秦瑟瑟心里想。他能够画出点名堂来，而她始终跟在他的身边，在这样有阳光的屋子里，他画画，她无聊地坐在一边等。

齐烈向她走过来，因为走路的缘故，他格外仔细地端着咖啡，怕洒出来。

天堂里原来是有咖啡香的。

秦瑟瑟格外珍惜地接过齐烈手里的杯子，从里头升起的白雾懒懒散散的。她轻叹一声，努力地笑："你找模特画画要收费的吧。以前我让你画了那么久一分钱也没收过，想想真亏大了哈。"

"你现在要是还有兴趣当我的模特，我给你最高的价。"

第28节：当你越走越远(27)

"算了吧！"秦瑟瑟拉拉衣襟，"我没什么好给你画的，这个钱我赚不了！"她眨眨眼："不过你应该不只画女人的，下回画男模特的时候我能不能来参观？要裸体的男模特哦。"

齐烈笑。坐在她身边看着她，像一泓被石块击破的水面，再怎么流离散落沉碎错失，终究慢慢地聚拢来，回复平静安和的初心。

"瑟瑟……"

手机突然响了，是沈天宁的铃声。秦瑟瑟在皮包里乱找一通拿出手机，慌乱地推开盖接听："喂，你好。"

"什么"你好"，"沈天宁在那头哈哈地笑，"出门几天变得这么有礼貌？"

秦瑟瑟跟着大声笑："那可不，我一向这么有礼貌的。"

沈天宁压低点儿声音："想不想我？晚上没我搂着你睡得着吗？"

"去你的！"她看看齐烈，"胡扯什么。我说你现在干吗呢，怎么这么清闲，有空给我打电话？"

"想你了呗。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作再忙也不能冷落了老婆。我这不百忙之中抽空给你打个电话，省得你想我再想坏喽。"

"你就鬼扯吧你。"

"嘿嘿。瑟瑟，啥时候回来？"

"还有……还有几天吧，我也不知道。"

那头有人喊他，沈天宁又唧咕两句才依依不舍地挂电话。秦瑟瑟推上手机滑盖放回包里，回头朝向齐烈："真是的，你现在又在北京工作，太远了。"

齐烈下巴朝她包的方向点点："那是……你男朋友？"

秦瑟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表情还能不能称之为笑容，她轻轻嗯了一声。

齐烈点点头，又点点头，笑道："是啊，都不小了。小毛丫头也有男朋友了。"

"都快三十了呢！"她叹息着，"真快啊。"

"是啊，真快！"他坐进沙发里，受过伤的左腿搭着右腿，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找到你以前我想过很多很多次，不知道你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着，你也许还没结婚，也许结过婚了，也许连孩子也有了。说不定现在过得并不舒心，又胖又憔悴，很凶，骂孩子骂老公。要么就是因为一个人离开家，为了生活做过很多不得已的事。我总是往坏里想，瑟瑟你别生气，在我的想像里，你总是处在最最不堪的境遇里。"

"我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能不能找到你，我几乎已经绝望了。越找不到，心里就越着急，越害怕。可是从始至终，我只有一个想法。"他看着她的眼睛，目光坚毅，"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能找到她，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子，不管多久多难，我都不会让她再离开了。"

虽只一夜的眼泪，足以诉尽这么多年漂泊的沧桑。走啊走，还是在与他邂逅的眼光里。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幸福。秦瑟瑟飞快地垂下头，身子往后缩了缩。齐烈看着自己的手指，想起第一次握住她手的感觉，那么冷的手，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暖和一点儿。

第29节：当你越走越远(28)

"齐烈，我……"

"瑟瑟，我知道。我没别的意思，你过得好，我比任何人都高兴。"

"齐烈……"

"瑟瑟，只要你幸福，我就安心了，不然心里总是记挂着。"他拍拍她的肩膀，"他……对你好不好？"

"好，他对我很好。"

"有机会的话让我见见他，能被我们秦瑟瑟喜欢上的人，肯定不简单。有我长得帅吗？"他笑得很真诚，眼角弯着，还像个大男孩。

"那好，还能再住几天？别急着回去，我才刚安下家，缺东少西的，陪我置办置办。"齐烈站起来，拖着脚步又走到几只箱子旁边，"再等会儿，我收拾收拾，咱们去超市。"

午饭在外头吃的水饺，茴香猪肉馅的，很好吃。边吃边把要买的东西列出来，两个人开车到超市买了几大包。回到家里秦瑟瑟收拾了好半天，什么东西摆在哪儿，一边收拾一边告诉齐烈。

累了一下午，随便下点儿面条当晚饭。齐烈原本要出去吃，秦瑟瑟坚决不答应。她也累了，两个人一人窝一张沙发，聊着分开这几年的事。

一直是齐烈在说，她在听。

七点多钟有人按门铃，秦瑟瑟过去开门，居然是航空公司的人来送票。齐烈跟过去，拿了钱签了字，把票递给秦瑟瑟。她看见票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你怎么……什么时候订的？"

他耸耸肩："这个就当是你给我做模特的钟点费吧。别跟我漫天要价啊，就这么点儿，多了没有。"

"齐烈。"

"行了行了，明天的飞机，又不是马上就走。男朋友还在家等着呢，别让人家望穿秋水相思成灾。"

"齐烈，你这是……你这是赶我走吗？"秦瑟瑟心里有点儿不快，他脸上的笑容太淡然了。

"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赶你走？"齐烈看着她，"再说又不是不见面了，北京到南京，一两个小时的飞机而已。"玄关安的是射灯，光打在他头顶上，眼睛下面一圈深深的暗影。"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过去看你。"

"齐烈！"

"过段时间我准备回老家一趟，到时候你陪我过去，行不行？"

秦瑟瑟手里攥着机票。她明白，却无法安慰："行……行啊，那我，等着你过去。"

这一晚齐烈睡在卧室里，秦瑟瑟睡在沙发上。他个子太高，沙发里窝不下，秦瑟瑟好说歹说才从他手里抢过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躺下去蒙住头。

很长很长时间，快要喘不过气了，她才慢慢把被子揭开。

灯熄了，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卧室的门也关着。秦瑟瑟其实一直没怎么睡着，她就看着那扇门的方向。

因为路不熟，两个人提前很长时间出发去机场，换过登机牌还要等很久。身边都是迎来送往的人流，这种地方不适合道别，太容易感伤。秦瑟瑟把皮包往肩上带了带："回去吧，我先进去了。"

第30节：当你越走越远(29)

他点头："到了给我电话，我等着。"

"哎。"她轻快地答应，四处看看，也不知道想看什么，"你回去的时候开车当心。"

"好。那我走了。"齐烈宠溺地拍拍她的头，笑着转身离开。秦瑟瑟也转身，一边走一边听着他越来越远的脚步声。广播和人群的声音太嘈杂，很快就什么也听不清了，秦瑟瑟非常努力非常用力地竖起耳朵。

"瑟瑟！"突然之间，清晰的，痛切的。

只要有他这一声呼唤！

说好了不许哭鼻子，泪水还是涌了出来。秦瑟瑟飞快地转身向他离开的方向看。

人流穿梭，淹没了背影。

高旷的机场大厅里，秦瑟瑟往前追了两步，终于颓然地停住。

VOL.9

下飞机坐机场大巴，再打车。站在公寓门口一阵乱翻，钥匙找不到了。没办法，打电话给沈天宁，没人接。秦瑟瑟拖着行李，无奈地到了咖啡馆，先发条短信，再要两份点心，吃完趴在桌子上。

老位子，窗外自然还是老风景。香樟树，老式路灯。

秦瑟瑟转个身趴，把头转向里面。老板的小女朋友笑嘻嘻地举着手里的照片："那，看看，怎么样？"

夜色里，沈天宁抱着她。他的头低低地埋在她鬓边，手臂牢牢锢着她的腰，肩膀很宽，抱得她很紧。

秦瑟瑟接过照片。圆脸丫头笑着坐在她对面："姐姐你的男朋友好帅啊！"

"帅吗？一般吧。"她把照片收进包里。

"他好酷啊，是做哪一行的？"

"警察。"

小女生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状："我就说嘛，一脸正气的样子。"

秦瑟瑟忍不住笑："哪里就一脸正气了？我怎么不觉得？"

小女生挤挤眼，指指外头："哈，正气哥哥到了！"

转过头去，沈天宁关上车门，大步流星走过来，远远向她挥挥手，嘴里说着什么，在喊她的名字。门上有铃铛，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清脆的一阵响。

"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到机场接你。"小女生朝秦瑟瑟做个鬼脸，笑眯眯地离开，把位子让给沈天宁。他坐到对面，先握住她的手："还是我们瑟瑟好，这么心疼老公！"

"又胡扯。"秦瑟瑟往回抽手。他握紧，不让。

"想不想我，嗯？"沈天宁凑过来，低声笑语，"我可是孤枕难眠啊！"

秦瑟瑟到底抽回了手，往他手背上打一下："我看你这么精神，不像难眠的样子。"

"哈哈。"沈天宁深深看她一眼，站起来拎皮箱，"走吧，先回家。"

她也站起来，点点头："回家。"

小别胜新婚。沈天宁抱着她很快睡着了。秦瑟瑟觉得口渴，下楼倒点儿水喝。皮箱放在客厅里还没有收拾，里头有齐烈送的一幅画，画的是秦园一角。

第31节：当你越走越远(30)

她放下杯子，把皮箱放倒去拉拉链，拉开一半，想想，又拉上。

沈天宁的怀抱很温暖，揭开被子刚躺在床上，他就挨过来，圈着她，迷迷糊糊地在她后背上亲一下："冷不冷？别乱动！"

秦瑟瑟的手覆在沈天宁手背上，闭起眼睛。

新年到好运到，突然之间有出版社看上她两部稿子，都是二十多万字的长篇，于是秦瑟瑟整天就待在咖啡馆里，抱着笔记本疯狂地修改。报社和杂志的稿也不能落下，抽个空还得码出来。正巧有件公安部督办的大案，沈天宁也忙得脚不沾地。整整一个月过去，交了稿子，秦瑟瑟觉得自己都瘦了好几斤，这也算是意外之喜。杜审言间中到南京来了两次，到她的公寓坐过一会儿，看到了齐烈的画。

他什么也没再问，秦瑟瑟什么也没再说。

沈天宁又提起结婚的事。而齐烈一次电话也没有给她打过。

只能当成一次鬼使神差的意外重逢吗？秦瑟瑟看着挂在客厅墙上的那幅画。齐烈画室里那么多的画，她挑中了这一幅。那是站在红砖房他房间的窗口，能看见的她的窗口。

他在机场，走得头也不回，连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

多年以后，就剩这样的结局？

沈天宁值班没回来，她睡不着，开着电视，轰轰响，不知道里头在放什么。

手机就在手边放着，里头存着他的号码。有好多次秦瑟瑟从通讯录里翻出他的名字来，一笔一画地看着齐烈这两个字，还有下面的一排数字，想着，他要是打电话过来会说什么话，她又该怎么回答。

是，我挺好的，路上一切顺利。

饭也吃过了，最近挺忙，你也要多注意身体。

有空过来玩，让我尽尽地主之谊。

电话突然响起来，她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按了通话键。然后后悔，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

那头的齐烈似乎也没想到她这么快接，停了一会儿，轻笑："还没睡？"

秦瑟瑟点点头，反应过来他看不见，忙又回答："没呢，马上就要睡了，呵呵。"

"睡迟了不好，对皮肤不好。"

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秦瑟瑟想笑，又有点儿想哭："是，我知道。"

齐烈可能在懊悔自己刚说过的话，电话里安静了好长时间。秦瑟瑟差点儿以为手机坏了的时候，他又笑了两声："那个，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打扰你。我就想问一下，上次你帮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新买的那套玻璃杯放在什么地方了？我怎么也找不到。"

秦瑟瑟手机屏幕上是两只鲜红欲滴的樱桃，随机的背景图案。电话挂断以后又亮了一会儿，才突然地一黑。

眼前还有两个红色亮点，睁开眼闭起眼都有。

第32节：当你越走越远(31)

齐烈骑着自行车，带她出去写生。他突发奇想，要跑到离家很远的一条江边。一路上无数个红绿灯，怕警察叔叔抓，秦瑟瑟就一路不停地跳上跳下。他骑的是一辆二八的男式车，很高，她拉着他，很用力地跳上去。

他就那么两件T恤衫来回地穿，白的，和灰白的。路过一个很长的坡，他不让她下来，弓着腰骑得很用力。秦瑟瑟喊着号子，脚在地下一踮一踮，想帮他省点儿劲。齐烈被她的怪腔怪调逗笑了，脚撑地停下来："来，你骑，我推你。"

秦瑟瑟个子不算矮，坐在二八车的座位上够脚踏也挺费劲的。齐烈把她掇上去："扶稳龙头，推了啊！"他一只手扶着她的腰，另一只手拉着后座，嘿唷嘿唷地往坡上推。阳光使劲晒着，柏油路晒得软软的。

坡顶上有一小段平地，秦瑟瑟笑着往外赶他："我自己骑，我会骑。"

"那我可就松手了，摔倒了不许喊痛！"秦瑟瑟点点头。暑假里跟齐烈胡乱跑出来的一张黑红脸上满是兴奋的表情，裙子下面两条细长的腿带劲地蹬着脚踏。拐过一个小弯，突兀地就是下坡。秦瑟瑟还没反应过来，车轮就飞快转动着往坡下头溜。齐烈大声叫着在后面追，她也尖叫，怎么捏刹车都停不住。风呼呼的，眼前白茫茫一片，亮得刺眼。应该很快，她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清醒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地上，自行车撞在消防栓上，两只轮子都变了形。她的心还在怦怦跳，迷迷瞪瞪地看着气急败坏跑过来的齐烈。

"我叫你捏刹车捏刹车！"他一边跑一边叫。

"我捏了……"裙子全翻在腰上，她坐在滚烫的地上，慌忙地把裙子又拉下去。

"你捏个鬼，不会骑非要逞能！撞着哪儿啦？"见她护着裙子，他想也没想上来就掀，"摔破没有？我看看。"

"没有没有！"她飞快躲开爬起来，在地上跳两下，"没摔到，真的！"

齐烈有点儿明白过来，瞅瞅她，抹抹脸上的汗："没摔到……就好。"

自行车骑不了了，扛着找到个修车的摊子，两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等。知了吱吱叫，一点儿风也没有。齐烈等了一会儿，架起画板，三两下画好递过来给她看。白纸上用蓝色画了一朵小花，规规矩矩的八片椭圆形花瓣围着花心，最普通不过最简单不过的花。这画的什么东西？什么意思？

秦瑟瑟歪着头琢磨半天，突然醒悟。她今天穿的是一条白底小蓝花的内裤，上头的花就是这样的。脸一瞬间通红。齐烈笑着跳起来向马路对面跑去："买雪糕吃喽！"

沈天宁回来得很迟，开了门，电视机还亮着，秦瑟瑟坐在沙发里，看得目不转睛。他笑着过去坐在她身边。看的又是那部伊朗电影《小鞋子》。

第33节：当你越走越远(32)

"看多少遍啦？还看！这电影拍得有那么好吗？"在她脸上亲一下。

爸爸和阿里骑着刹车坏了的自行车往坡底下冲，父子俩人尖叫着，撞在了路边的树上。

秦瑟瑟给沈天宁腾出点儿地方来，把头枕在他肩上。看着电视里旧货车上爸爸那双迷茫无助的眼睛。

她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对这部电影的评论，那篇评论的名字叫做《戛然而止的希望》。

VOL.10

"晚上吃的什么？"沈天宁身上有股味，秦瑟瑟推他，他嘿嘿笑："这不是干一天活了，请兄弟们去吃的烤羊肉串。冬天吃羊肉暖和。"他点点秦瑟瑟的头，"说，晚上是不是没吃东西？"

秦瑟瑟笑着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和DVD："是啊，没吃，我减肥呢。"

沈天宁拉她起来："走走走，带你去吃烤羊肉串。"

"羊肉有什么好吃的？"她不喜欢那个膻味，可是架不住沈天宁觍着脸三请四邀，半夜三更的两个人穿衣服下楼。离住的地方不远就有间羊肉馆子，老远就闻到炭火和孜然味，好多人围在馆子门口，手里抓着肉串吃得津津有味。沈天宁过去高声道："给烤二十块钱的，十块钱肉十块钱筋。"他应该常来，小伙计利落地答应了，不多会儿烤完递过来，客气地笑着说："大哥，老规矩，送你两串。"

沈天宁接过来，分几串给秦瑟瑟，然后又多加辣椒，吃得稀里呼噜。铁签子烤得滚烫，秦瑟瑟小心地横着咬住羊肉从上头滑拽下来。你别说，烤得味道真不错，她本来不饿的，吃几串下去反倒觉得有点儿饿。沈天宁得意扬扬地又烤了一点儿，跟她一起站到背风的地方

吃："我说，你整天关在家里写啊写的，有空也出来体验体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别光阳春白雪的，也写写我们下里巴人。"

秦瑟瑟笑，光顾着吃，不理他。吃完付了钱往回走。他搂着她，说说笑笑："我妈叫你明天晚上到家里吃饭。"

"明天晚上啊。"

"有事吗？"

"也没什么事。"

"那不结了。"他握着她的手，放进自己外套口袋里，"叫我怎么说你，以前一说有好吃的你跑得比兔子还快，现在叫你去一趟就这么难。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你怕什么？"

"我不是怕。"他的手一年四季都热乎乎的，冬天穿那么少也不怕冷。

"那是什么？"他握握她。

"那不是因为我忙嘛，你也知道的，我日理万机。"

沈天宁笑着轻轻撞她："好啊，你忙。女作家百忙之中也抽空用你的温暖抚慰抚慰我这颗干涸已久的寂寞心灵吧！"

秦瑟瑟笑弯了腰，使劲掐他。

以前到沈天宁家都是以朋友的身份，真正确定恋爱关系以后还一次没上过门。秦瑟瑟到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沈天宁下班以后过来接她，埋怨着把东西搬上车。沈天宁的父母都是西北人，很豪爽，也都很喜欢秦瑟瑟，见了面就说他们家儿子粗心不知道体贴人，叫秦瑟瑟以后受了委屈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好教训沈天宁。阿姨包的饺子，收拾了一大桌菜，吃得秦瑟瑟饱到走不动路。吃完饭拉开桌子四个人打扑克牌，男的一伙女的一伙。秦瑟瑟的水平菜到不行，偏偏手气好，一抓一把主，打得男同志们没脾气。晚上快十点了，老夫妻俩意犹未尽地送他们离开。秦瑟瑟拎着阿姨准备的菜，刚坐进车里电话就响了。是南先生的学生，说老爷子下午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在医院里，已经不行了。

第34节：当你越走越远(33)

秦瑟瑟一听急得直跳，沈天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冲进病房的时候正赶上老先生咽气。就差这么几分钟没见上最后一面。秦瑟瑟握着南阿姨的手呜呜地哭，沈天宁怕她这样让南阿姨更伤心，硬拉着她走出病房。南先生的学生眼圈红红地从口袋里取出个红色丝绒的小袋子："秦小姐，老师临终的时候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物归原主。"

是外婆的一件首饰，翡翠的莲花挂坠，刚离开家实在没办法的时候秦瑟瑟拿着到古董店去卖，被南先生买走。她后来能买得起房子，首付款也全仰赖南先生出的那个极公道的价钱。

晚上躺在沈天宁的怀里，秦瑟瑟还握着那枚挂坠。她伤心，他也不劝，只是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拍着她。挂坠上还系着已经褪色的红绳子，秦瑟瑟翻个身面朝着沈天宁，把绳子套在他颈子上。

"天宁。"

"嗯。"他摸着挂在胸前的挂坠，凉凉的，好半天她都没有暖热它。

"天宁，你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小就离开家。"

"瑟瑟。"

"我以前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真的，我并不是故意想瞒着你。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天宁。"

"那就别说。"沈天宁笑着。

"那个时候……"秦瑟瑟看着沈天宁在黑暗中的眼睛，真正到了说出一切的时候，反而很平静，"那个时候，有个男孩因为我出车祸死了。"

有一刻，她觉得沈天宁连呼吸都停了下来。她不能停，只有这一次机会，她不敢保证下一次还能这么坦诚。

"齐烈是我家的邻居，那个时候我很喜欢他，很喜欢很喜欢。寒假的时候他回老家过年，我妈妈出国了，秦园里只有我一个人，他答应尽快赶回来陪我。我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在他家住的红砖小屋等他。等了很久他也没回来。那年正好下大雪，我想着可能是堵在路上了，就一直等。有人敲门，我以为是他，很高兴地去开门，却是个从来没见过的陌生男人。那时候已经很晚了，秦园里只有我一个人，园子又大，我怎么喊救命都没人听见……"

"瑟瑟！"沈天宁突兀地一声喊。

秦瑟瑟咬着嘴唇笑笑："……然后天就亮了，齐烈回来了。我真的记不清，发生的所有事我都记不清，我完全傻了，又很痛。齐烈疯了一样往外头跑，我就去追。"

"雪一夜没停。他在前头跑，我根本跑不动，光着脚，也不知道冷。"

"他跑得那么快，我追出秦园大门的时候，就看见一辆出租车撞上了齐烈。"

"瑟瑟，别说了！"沈天宁攥紧她的腰。

"然后齐烈的妈妈告诉我他死了。接下来有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都不太清醒，时断时续地总是看见他被车撞飞的样子。"

第35节：当你越走越远(34)

"妈妈那段时间非常自责，她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才会发生这种事。我那个时候年纪小，也把我的事和齐烈的死全部归罪到她身上，歇斯底里地跟她吵架。周围的人慢慢都知道了我的事，我受不了他们看我的眼光，也不愿意再留在秦园，再看见妈妈，就离开家到了这个城市，然后认识了你。"

沈天宁也说不清自己是个什么心情，他痛极地抱着秦瑟瑟，听她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秦瑟瑟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抚着他的脸颊："天宁，你瞧，其实我的心也挺狠的，整整八年，一个电话都没有打回去过。就这样，天宁，现在如果你还愿意娶我，我们就结婚吧。"

沈天宁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动作很轻，秦瑟瑟没睡着，闭眼躺着一动不动。他洗漱好，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秦瑟瑟背朝他，听着他的脚步声慢慢离开，下楼，走出屋外。

门轻轻地关上。

眼睛湿湿的，她往被子里钻了钻。这也是预想得到的，说出一切后他还拥抱着她过了剩下的半个夜。他需要时间想清楚，她愿意等着。

没过多久房门又被钥匙打开。秦瑟瑟全身一震。等了好长时间沈天宁也没有上楼来，她穿起睡衣走下去。

停在楼梯当中。

沈天宁捧着一大束玫瑰花坐在沙发上，西装笔挺，头发难得梳整齐了。看见她的样子，他叹口气，摇头笑着站起来。

"我这辈子难得正经八百求次婚，坐这儿等你半天了，你下楼之前就不能先刷刷牙洗洗脸？"

沈天宁的父母可高兴了，兴头十足地翻黄历找好日子。五月份时间太赶，酒店什么的都订不到了，还是国庆长假好，秋高气爽。

"行啊，就听阿姨的。"秦瑟瑟一边帮沈天宁的妈妈收拾碗筷，一边笑着回答。沈妈妈乐开了花，抢过秦瑟瑟手里的碗："你去吃水果，我来洗，我来洗。"哪里好意思吃完饭一抹嘴就完，两个人一帮一搭地洗了碗，沈天宁站在厨房门口咧着大嘴看。

打完牌快十点，老头老太送他们到楼下，沈妈妈连声说："明儿你们买房子千万买个带电梯的，爬上爬下的，将来带孩子不方便。"秦瑟瑟噎得直呛，沈天宁笑着拉她进车里，挥手告别回家去。

他工作忙，操办结婚的事就全落在秦瑟瑟身上。她不想太麻烦，自己家是没什么亲戚，只有几位朋友。好不容易订到酒店，又拉着开服装店的朋友小冰陪着订了婚纱礼服。

"房子呢？你们结婚了住哪儿？"逛了一上午，两个女人去吃汉堡，小冰问她。

"房子也不是说买就买的。他单位分的一套房子已经托给中介卖了，我们想在离他父母家近点儿的地方买套二手房，装修好的，省得麻烦。要是结婚之前实在买不到合适的，就先住在我那儿。"

第36节：当你越走越远(35)

"嗯。"小冰点点头，喝口饮料，"那戒指呢？买了没？"

"我不想买，反正平时也不戴，到时候随便弄个什么箍子套套就算了。"

"你可真会替警察叔叔省钱啊！"小冰切一声，"现在不买，结了婚再想买就难了，你可别后悔啊。"

秦瑟瑟笑，拈根薯条塞她嘴里："知道啦！"

"那个，伴郎伴娘找好了没？"

"伴郎是他同事，伴娘不就是你。"

小冰一听来了劲："伴郎什么样？帅不帅？我们可说好了，比你家沈天宁差的我可不答应。我这么貌美如花，你可别糊弄我啊！"

"向毛主席保证，绝对的帅哥。公安局头号帅哥，人家本来在刑警队，就是因为太帅了，每次出去查案子都吸引一大帮女士围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领导没办法，愣是把他调到办公室去了。你说，够不够帅？"两个女人哈哈笑。

婚事定下来了，秦瑟瑟给杜审言打了个电话。他很高兴，最起码听起来很高兴，说过几天就要到秦瑟瑟住的城市参加书画家协会的会议，到时候一定要请她和沈天宁吃饭。秦瑟瑟答应了，放下电话心里有点儿空，说不上来为什么。

天气渐渐暖和，沈天宁忙归忙，可能心宽的原因，突然胖了。秦瑟瑟陪他到商场买裤子的时候，他还自信满满地跟营业员说拿腰围二尺四的，结果二尺五的裤扣都系不上。

"一个枕头睡觉，一个槽里吃草，怎么肉全长在我身上？"他抓头，郁闷不已。秦瑟瑟憋着笑，招呼营业员再去拿大一号的裤子。沈天宁坚决不答应，拉着她就走。

"不是你说没裤子穿，现在又不买？"

"我回去减肥！从今天开始不许见荤，什么时候瘦下来什么时候再买裤子！"沈天宁信誓旦旦。秦瑟瑟撇嘴笑他："是你说的啊，到时候别跟我鬼喊就行了！"

事实证明沈天宁是个无肉不欢的肉食主义者，不到三天，这才两天就不行了。半夜突然来了句："我说，明天咱弄点儿长劲的吃吃呗，要不兄弟我真顶不住了！"秦瑟瑟一口咬在他肩膀上，笑到抽筋。

第二天就接到杜审言请吃饭的电话，秦瑟瑟犹犹豫豫，沈天宁急不可待地拉着她狂奔而去。这间饭店的淮扬菜很有名，杜审言还没点菜，征求两个人的意见。沈天宁装模作样看看菜单，笑道："我在这儿吃过，他们的狮子头做得不错。"

VOL.11

沈天宁总算可以休假了，秦瑟瑟原本想着就待在家里好好歇歇，可他老先生闲不住，非要拉着她一起出去旅游，翻一天报纸打一天电话，最后定下来去海南。春节过后是旅游淡季，价钱不贵。沈天宁说风就是雨，第二天就到旅行社交了钱，三天以后正式出发。

他们参加的是纯玩团，第一晚住在三亚，第二天就去了蜈支洲岛。来之前说不愿意，真正到了海边，海风一吹，秦瑟瑟心里也很惬意。她唯一的优点是瘦，其实身材很没看头。沈天宁皮肤黑黑的，长相颇英俊，又高大，穿着泳裤站在沙滩上，真是大大地出了一把风头。

第37节：当你越走越远(36)

晚上早早吃过晚饭在海滩上散步。已经开始退潮了，沈天宁像孩子一样在新露出来的海滩上捡贝壳，再扔进海里。颀长的身子曲曲伸伸，用力投掷的时候T恤下摆总要翻起来一些，露出结实的小腹。秦瑟瑟跟在他后面，一边看，一边情不自禁地微笑。

离得远了，沈天宁向她招手。

太阳刚刚落山，海滩是一种奇怪的紫色，他的影子斜斜长长地拖在平整的沙滩上，也在向她招手。秦瑟瑟点着头，快步追上去，揽着他的胳臂，一起向前走去。沈天宁长胳臂一伸圈住她，哈着腰把头靠在她肩上，这种姿势他也不嫌难受。秦瑟瑟的脖子耳朵被他短短硬硬的头发搔得很痒，笑着往外推他："干吗呢，你累不累？"

沈天宁哼哼笑着就是不肯起来，走了很长一段才长出一口气，扭头往回看看。秦瑟瑟也跟着回头看，只是一样散步的游人，没什么异样啊！

"看什么呢？"

"喏，那边两个。"沈天宁颇不以为意地摇头晃脑，见秦瑟瑟没反应过来，笑着在她额头上用力一点，"有别的女人对你老公抛媚眼儿呢，我这是在对你表忠心，懂不？"

"滚你的！"秦瑟瑟在他腰上狠掐，笑着逃开。

沈天宁三两步就追上她，搂紧了继续慢慢地散步。先是穿着拖鞋，后来索性脱了鞋打赤脚，一步踩下去，沙子搔着脚心，很舒服。海边有几个同团来游玩的年轻人在踢球，沈天宁顿时脚发痒，征求秦瑟瑟同意之后嘻嘻哈哈地加入进去。坐在不远的沙滩上，秦瑟瑟一会儿看看海，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身边细密的白沙。

握一把在手心里，握得越紧，流散得越快。

像什么呢?

看着潮水退下去，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似乎很慢，又似乎很快，以一种巨大的汹涌的气势离开。虽然明知道过不了多久它还会再度回来，填满此刻让开的这一片湿漉漉的沙滩。

秦瑟瑟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子，朝着潮水离开的方向走去。不少游人尤其是孩子弯着腰到处找，抓小寄居蟹或是捡小贝壳，每有收获就兴高采烈。秦瑟瑟见他们玩得开心，忍不住也低下头去找，看见有只从沙底下爬出来顶着小海螺的寄居蟹，忙对身边一个小男孩说道："快快，这里有一只！"孩子嗷嗷叫着扑过去，连滚带爬捉到它，举起来献宝。那么纯真容易满足的笑脸。

仿佛世界也变得透明，仿佛她也有过这么清晰的时刻。

回头看海滩上一行行胡乱交错的脚印，已经分辨不清哪一行是属于她的了。

玩到很晚才回房间，秦瑟瑟的手机忘带了，躺在床头柜上一亮一亮。打开来看有一个未接电话和一条短信。短信是编辑发的，告诉她样书已经寄了，让她查收。电话是不认识的座机号码，回拨过去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电话那头低沉的一声"喂"，她心里一沉，居然是齐烈。再想想号码，区号明明是她住的那个城市。

"这么不巧？"他笑，"我过来参加一个研讨会，过两天就走了。"

"是啊。"秦瑟瑟也笑，"真是不巧，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也是突然决定要来的。没事，以后机会还很多。"

"嗯。"

沈天宁躺在床上看照相机里的照片，一边傻笑一边哼小调。

"那就这样吧，我这边还有点儿事。祝你们玩得开心。"他说着要挂，秦瑟瑟喊住："齐烈。"

"还有什么事？"

"我……我那个，有件事告诉你，我要结婚了。"

"好啊！"他的笑声很大很明显，"好事啊！我们秦瑟瑟终于嫁出去了！恭喜你了！什么时候？"

"谢谢。十月份，十月十八号。"

"好日子。"齐烈轻松地叹口气，"到时候我去喝你的喜酒，别忘了给我发请帖。"

"好啊。来的时候包个大红包啊！"

放下电话，脸笑得太久了，有点儿僵。

蜈支洲是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小小的岛屿好像只有一平方公里左右，他们住的是离海滩不远的小竹楼，躺在床上好像也能听到海涛声。既然来一趟，所有项目都不能错过。白天玩得很累，钞票花了不少，心情也很爽。秦瑟瑟累了，倚在沈天宁的怀里。他好半天没动弹，好像是睡着了。

可是她现在突然很想找个人说说话，推推他，没反应。一只胳臂搭着她，轻轻想拉开，沈天宁迷迷瞪瞪嗯了一声，反而搂得更紧。

"干吗，骚扰我？"他在她肩膀上轻咬。秦瑟瑟缩缩脖子，笑道："看你睡着没有，怎么今天这么好，没打呼噜？"

"看吧，我就说总有一天你不听我的呼噜就睡不着！"他嘿嘿笑着，把怀里的她扳个个儿，让她面朝自己，"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很幸福？"

幸福吗？

秦瑟瑟点点头："当然，天宁！跟你在一起真幸福！"

她的语气让沈天宁觉得有点儿开不下去玩笑了。一般这种时候她都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她会说你就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她还会说马不知脸长，说某人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

"幸福吧，嘿嘿！"用下巴摩挲她的额头，老天知道他有多喜欢这样黏在一起的感觉。"其实……"轻吻她一下，"瑟瑟，我也很幸福，现在！"